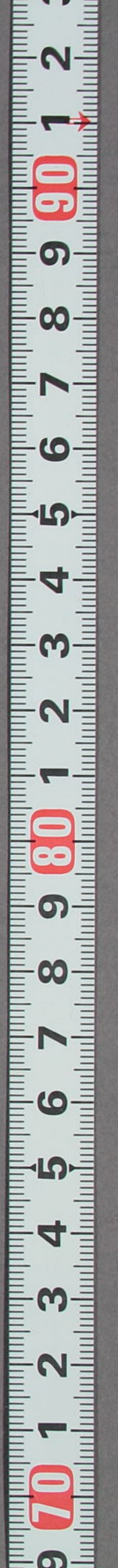


賴襄  
 子成  
 著  
 增補  
 日本外史  
 六

特別  
 イ 4  
 3163  
 217(6)





實  
14  
3163  
217(6)



慶長四年

淺野長政

兵庫頭四  
位宰相義

弘  
大隅守三  
位中納言  
家久初名  
忠恒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慶長四年正月。內大臣在伏見。代豐臣秀吉。權決天下事。與大納言前田利家。中納言毛利輝元。中納言上杉景勝。參議浮田秀家。式部少輔中村一氏。雅樂頭生駒親正。帶刀堀尾吉晴。彈正少弼淺野某。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右衛門尉增田長盛。大藏少輔長束正家。法印前田玄以。俱論外征諸將之功。奏請天朝。以島津義弘全我國兵功最大。任參議。其子忠恒任左近衛少將。加封四萬石。賜刀劍。其餘行賞有差。豐臣秀吉之薨也。嗣子秀賴猶幼。內外疑懼。口耳相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德川與前田協。



越中守參  
議三位忠  
興後號三  
齋

心出政。我輩徒爲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二家。二家已離。乃可以逞。二人乃爲相惡者。長盛事。我三成事。利家利家嘗欲饗內大臣。期已定。長盛遽來警曰。大納言將不利於公。乃託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曩有流言。內府是以辭。今事已白矣。公復請之。利家曰。前日之事。吾辱已甚。吾不堪再被辱。長盛固請曰。內府悔不來也。苟請之。必欣然來。利家從之。長盛馳見內大臣曰。利家奸計既成。公慎勿往。內大臣曰。吾不忍再辱之。及期將駕。長盛復至。出密移於袖。示之內大臣。驚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慚憤。細川忠興與利家有姻。利家召而語之曰。吾衰老。爲人所侮。何面目立世乎。吾將歸國也。忠興曰。公之憤固宜。然廢遺命。棄冲子。而自引之國。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

玄蕃頭四  
位侍從有  
馬豐氏  
兵部大輔  
四位侍從  
直政  
和泉守四  
位少將高  
虎  
陸奥守三  
位中納言  
政宗  
福島左衛  
門大夫  
因幡守康  
元  
阿波守四  
位從侍至

止。而終與我有隙。是月。利家奉秀賴。徙居大坂。內大臣送之。而還。舟至平瀨。見岸上有兵。衆失色。以爲大坂人追躡也。或曰。得非井伊兵來迎乎。近則果然。乃使殿而還。當是時。天下收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概皆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一日。內大臣觀散樂于有馬氏。井伊直政來請。間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藤堂高虎繼至。密語久之。共扶而出。關東士民在京畿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有難。盍往護之。來護第者數百人。先是。伊達政宗以上總介忠輝爲女婿。福島正則以松平康元女爲婦。蜂須賀至鎮自娶小笠原秀政女。康元內大臣異父弟之子。秀政者。故世子信康之婿也。諸老奉行使人。讓三家私婚。背遺令。三家分疏不服。諸老奉行遂連署來。請使解政柄。



鎮 信濃守秀  
政 岡崎三郎  
信康  
三左衛門  
三位宰相  
輝政  
若狹守三  
位宰相高  
次  
源五郎四  
位侍從長  
益  
加藤主計  
頭  
左馬助四  
位侍從嘉  
明  
彦右衛門

內大臣曰。我固不欲執政也。諸公厭我。我當引去。於是。我諸將以前日變故。皆有蹤跡。反詰之。京畿騷然。黑田孝高。其子長政。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細川忠興。京極高次。織田長益。加藤清正。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森忠政。有馬則賴。金森長近。山岡景友。新莊直賴等。獨歸心於我。每夜來護議事。或勸入京極氏。大津城內大臣不肯曰。當是之際。進一步得勢。退一步失勢。乃止。榊原康政以更番至。勢多聞警。疾馳至大津。故止不進。塞關以壅行人。行人嗔咽。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爲東兵大至也。黨人之計。以故大沮。本多正信。伊奈忠次等。適監稅西上。亦兼程至。內大臣延正信問謀。且曰。三中老調停尋盟。要我於大坂。可往否。正信曰。不可。因問曰。淺野彈正近爲何狀。曰。亦負平生。

阿波守家  
政  
治部猶計於  
我云々見卷  
之二十、二  
十六葉裏  
美作守三  
位中將忠  
政  
中務大輔  
則賴  
金森出雲  
守  
山岡宮內  
法印  
新庄駿河  
守  
榊原式部  
大輔四位  
侍從

久不來此。正信即赴淺野氏。與俱來。內大臣讓曰。吾與子親昵日久。太閤之喪。治部猶計於我。子何獨欺我乎。彈正少弼始知爲三成所賣。流涕陳謝。自是益傾心焉。而三成等務推戴前田氏。勸除德川氏。利家嗣子利長。密告之。細川忠興。忠興曰。吁。子亦爲治部所欺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亡。將決於此。不敢不忠謀。生死必與子俱。子勿憂。利長大悟曰。微子。我殆不免。請煩子諫家君。忠興乃入諫。利家曰。治部推戴公公。知其情乎。彼欲專事權。而憚內府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德川氏。今日除德川。明日及前田。公獨暗於此乎。公稔知其姦。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夫內府雄資智略。諸將無出其右者。彼輩百計圖之。適竟自禍耳。公與彼輩共被其禍。不若自結於



本多佐渡守  
伊奈熊藏  
備前守  
肥前守三  
位中納言  
利長

越前中納言秀康  
兵部大輔  
四位侍從  
藤孝號幽

內府以爲子孫之計也。利家領曰。然。唯子爲我計之。忠興即夜赴伏見。比曉來入我第。具告以故。自是忠興屢往來兩府。而憚外人指目。被囊笠自操舟。時利家有疾。忠興與淺野加藤等俱勸其力疾赴伏見。內大臣利家從之。內大臣乘輕舸。迎入第。手設褥使坐。利家悉語諸奉行密謀。勸我徒向島第。以絕覬覦。曰。吾百歲後。公幸善視我兒。內大臣許諾。利家喜而去。忠興又請我往答之。內大臣許之。三月。內大臣欲赴大坂。三成故縱流言。以沮其行。欲使利家忿之。福島正則又諫曰。大坂。姦人巢窟。不可輕入。內大臣曰。亞相來。可不答哉。吾有警備。奴輩何能爲。十一日。遂行。少將秀康留守。加藤池田。細川。福島。黑田。淺野。諸將皆從。以弓銃護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家有姻。遣父藤孝侍

孫四郎利政能登侍  
從  
小西攝津守

舟中。其實質之也。舟至大坂岸。有女輿一人。自輿中出。視之。藤堂高虎也。進曰。道路恐有變。宜御此而行。內大臣從之。入高虎中島第。終詣利家。利家喜。扶起迎謝。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爲兄利長所制而止。及饗。諸將皆侍。利政佩利刃。將近。內大臣利長目攝之。利政不敢發。其夜。內大臣復宿高虎第。諸奉行會于小西行長宅。獨彈正少弼以我館伴辭弗往也。三成議曰。內府亞相復協矣。我輩將無噍類。爲之何如。行長建策曰。吾請今夜襲藤堂氏。縱火攻之。不則要之歸途。可以獲志。前田立以素歸心於我。因沮之曰。嗣君未長。我輩受諸老之令。固其分也。今私動兵。背天下約。縱使得志。豈能晏然哉。且諸宿將皆護內府。不可輒得志。交戰不決。而結城秀康以東兵來援。必大敗矣。增田



宮部善祥  
房  
福原右馬  
助

長盛亦然之。長束正家曰。且謀之。謀還報曰。中島列炬如星。乃止。明日。內大臣北還。榊原康政爲前驅。井伊直政爲後拒。遂歸。伏見第。三成等悔恨。又謀襲擊我第。以爲非。摟忠興。則事不可成也。乃因玄以請忠興。昭以大封。忠興密告之。諸將。諸將曰。且可伴聽。以探其謀。忠興乃與三成會于長束氏。問三成曰。欲除內府。有何策。三成曰。我謀其邸。邸兵僅二千。邸側。宮部氏。福原氏。皆爲我黨。而宅頗高。我率衆據之。臨放火箭。俟其避火。迫以鳥銃。可以鑿之。問其期。曰。今夜矣。忠興憂之。而不動辭色。徐曰。內府素訓練其兵。二千人。決死出鬪。公保必勝之乎。且放火箭。何論地。高卑。彼苟諜知我計。則我能放之。彼亦能放之。是非策之得者也。我有一策。我以我兵二千爲子。爲先鋒。突入死戰。

右京大夫  
四位中將  
義宣

而公等以大衆承其弊。克之必矣。三成等不肯。忠興力爭。議未決。而天明矣。忠興走告之。加藤清正並馳來白。內大臣曰。吾亦非不覺之也。奴輩來攻。則吾自焚第。出東北廣地。決戰耳。忠興等促徙向島。向島。伏見故城址也。乃修築之。以二十六日。徙居焉。諸奉行知事泄。皆著僧服。要謁于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池田。黑田。淺野。細川。福島。兩加藤。七將。皆與三成有仇隙。於是遂連署請誅之。內大臣不許。時三成依於利家。七將遂赴大坂。請之。利家亦不許。閏月。利家病卒。七將議伺三成出。要擊之。毛利。上杉。浮田。島津。佐竹。五家。素善於三成。三成於是乃間行。入浮田氏備前島第。而以五家兵自衛。秀吉在時。佐竹義宣嘗賂三成。成得以兼并其國。深德之。義宣是時在伏見。聞三成急馳。



中村式部  
少輔  
酒井河內  
守  
三位中納  
言景勝

見之曰衆怒不可犯能制之者獨德川翁治部寧自歸焉  
乃使女裝而往自入乞命內大臣許之七將追至夜治兵  
各第而固請焉內大臣心自計之寢而不寐本多正信入  
謁欬曰何亟就寢也內大臣自中呼而問爲誰曰正信稟  
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內大臣曰吾方思之正  
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趨而出旦日內  
大臣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曰治部窮來投我我不忍與  
之諸君且諸君欲以私憾戮重臣吾何得許之哉諸君必  
求逞其意吾當助治部而與諸君決戰七將大驚勉從之  
乃使中村一氏酒井重忠諭三成曰衆情恟恟子盍解職  
就國是爲幼主屈躬以靖國家之亂也三成謝曰當熟慮  
而答焉三成乃潛馳使大坂謀之於上杉景勝景勝大會

十

諸藩主議之謀曰治部宜聽命就邑退伺世變然後上杉  
佐竹皆歸藩聚兵不復來覲下兵於八州以撼其根本則  
內府必自將赴討毛利浮田以下乃羣起其後衷內府而  
東西擊之從征諸將置質大坂必不棄此黨彼內府孤立  
腹背受敵雖有勇智無復所施竟窘蹙而乞降矣天下之  
事皆可圖也乃使使者還密報之三成七日三成聽命十  
一日就其邑澤山內大臣慮七將要擊之令少將秀康等  
護送之七將不能發三成既被擯而諸奉行皆不自安因  
三中老請內大臣入伏見城以鎮京畿許之六月十三日  
自向島徙焉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七月命諸奉行令  
征韓諸將皆罷就國上杉景勝請曰去歲徙封未及施政  
奧地難服君所悉也請一往措置焉佐竹義宣請曰統內

十一



伊集院右衛門大夫  
源二郎久直  
山口勘兵衛  
寺澤志摩守  
大野修理尾

寇起請往定之。前田利長亦以襲封後。未視國政。謁歸。皆許之。於是前田氏歸加賀。佐竹氏歸常陸。上杉氏歸陸奥。毛利氏歸安藝。浮田氏歸備前。而黑田氏歸豐前。加藤氏歸肥後。細川氏歸丹後。其餘諸將皆就國。是歲春。島津氏重臣伊集院忠棟有罪。島津忠恒誅之。伏見邸衆尤其擅殺。忠恒懼。屏居于高雄。以俟罪。內大臣遣伊奈圖書率兵數十。迎還其邸。聞忠棟子久直在國。舉兵令忠恒歸討之。至是。又遣山口直友勞之。贈以衣物。尋遣寺澤廣孝諭降久直。八月。內大臣入朝京師。九月七日。赴大坂。欲以重陽節見秀賴。三成在澤山聞之。遙授計於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長盛正家乃就館告內大臣曰。加賀黃門與淺野彈正通謀。曰。內府入城。則彈正佯與之博。因拉其手。令大野治

土方勘兵衛河內守

大紙燈  
酒井與七郎備後守  
北廳淺野氏

長。土方雄久。耦刺之。內大臣與從者議。本多正信曰。宜稱疾不入。而徵兵伏見。以歸。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曰。不入。則曲在於我。臣等從焉。以死衛之。內大臣兩用之。乃徵兵。兵來者三千八百。九日。率而入城。升堂。從升者十餘人。衛士欲止不納。直政厲聲曰。內府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內大臣入見秀賴母子。直政忠勝。康政隔障而坐。彈正少弼聞有讒言。稱疾不出。內大臣出至中厨。託言曰。厨下大紙燈。東國所無。當使從者觀。酒井忠利出。招從兵護衛歸館。內大臣曰。冲子在此。而我居伏見。其勢隔絕。姦所以易入也。吾將徙居與之密邇。長盛正家請以西城奉之。秀賴嫡母北廳時來寓西城。於是去歸京師。內大臣代入焉。使秀康留守伏見。十月。與正信議。放治長。雄久



加賀守三位宰相長  
重  
橫山山城  
守  
取人母為質  
是乃豐臣氏  
故轍不可為  
訓不踏為愈  
坂崎出羽  
守  
戶川肥後  
守  
岡越前守  
五年  
鼠巢馬尾  
花房助兵  
衛

使彈正少弼就國不敢就而赴武藏府中以依其子內大臣遂下令擊前田氏前田氏治于金澤丹羽長重請曰臣邑小松與金澤隣北伐之役願為先鋒許而遣之細川忠興聞而來見為利長白寃因馳書加賀使其老橫山長知來謝內大臣命以利長母為質利長聽命是月浮田秀家將坂崎戶川岡花房四人計攻嬖臣長船某秀家欲誅四人內大臣制止之以四人附吏時關東喧傳上杉氏有異圖石田氏亦招四方有名之士島勝猛者嘗仕甲斐山形氏稱為知兵三成延為謀主修繕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答曰澤山當衢路其荒廢不可不修也五年正月內大臣在大坂受諸將參賀二月中納言牙騎有鼠巢其馬尾人異之或引文治故事以為亂兆也是月內大臣令增田長

長船越中  
守  
島左近  
直江山城  
守

盛入谷吉隆促景勝入覲景勝稱疾不來而東北諸國爭上變告景勝有反形乃令伊奈圖書再往詰之景勝杖梧不服四月復令僧承兌以書諭景勝老直江兼續五月兼續復書書辭悖慢內大臣大怒遂欲親將東征中老奉行並請命將代往弗聽乃大議軍事按東國地圖部署諸將所嚮伊達氏自信夫佐竹氏自仙道最上氏自米澤前田堀村上溝口氏自津川自餘侯伯從內大臣自白川進堀氏老堀直政進言曰白川之道絕險所謂一夫當關千夫不過者恐難於進宜為之計內大臣曰彼執一槍我亦執一槍何難之有乃下令諸侯伯治兵以來月會江戶石田三成伴請自從不許乃從前田氏質于江戶養保科正直女以妻黑田長政十五日秀賴來祖明日內大臣留佐野

監物直政



佐野肥後  
守  
鳥居彦右  
衛門  
內藤彌次  
右衛門  
五左衛門  
近正  
主殿頭家  
忠

丹後守高  
知

正吉于西城而自至伏見以鳥居元忠爲留守以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嘗從三形原之役傷股而跛及老益艱步履於是聽堂上用杖翌夜入謝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會津事勢重大家長家忠皆宜扈從內大臣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先被兵而四無應援臣當死以報國他將帥不宜留以貽敵也內大臣慰勞之曰吾童時質于駿河汝自參河來侍蓋十二歲矣今何老也留而與談夜已三鼓元忠曰明朝早發君少就寢因辭曰臣以此爲永訣亦不可知也將起足益痺內大臣命侍者扶出目送攬涕而入旦日駕發伏見譜第將帥在者盡從至大津見京極高次賜物及其諸臣以其弟高知而行及石部水口

彦右衛門  
尉一榮  
大久保相  
摸守  
關原役之起  
本  
大谷式部  
少輔  
榎原彦右  
衛門

城主長束正家請饗之會有告其異謀者乃乘婦人輿夜過城下正家驚追及於土山謝罪內大臣温言遣歸諸侯伯相踵來從得兵五萬沿道將士以次饗之至駿府府主中村一氏篤疾瀕死使其弟一榮從軍軍至箱根中納言使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來迎七月二日至江戶七日大饗內外諸將休士馬數日下軍令十三條使前部先發三成候內大臣之東也曰吾計中矣乃議舉事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將會東師三成使其老榎原某要之垂井吉隆問知其故語榎原曰治部雖有才而不爲衆所喜今舉大事誠能推輝元秀家而自下之合其軍以應景勝或可徼幸萬一焉雖然我軍未合而內府反施則所嚮魚潰矣予將以此諫治部也乃至澤山問三成曰子何以克內府



內府國棋三  
成舉大事有  
五不可

三成曰。西道豪傑皆應嗣君之令。當不日會大坂。而東北諸國概通於景勝。景勝廩內府數月。而我舉西諸侯。長驅踰箱根。可一舉而克。是諸老所定議也。吉隆曰。是亦可謂善計矣。而吾不保其中也。子獨不見夫奕棋者乎。中手相對。算成者勝。卽遇國手。其所爲皆出我意表矣。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也。且子舉事有不可者五。內府少小角。武田北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大闇之英畧終不能加焉。況於今人乎。其不可一也。內府國富兵強。諸大國莫可較者。其不可二也。內府資望重於諸侯。而子以卑位微力首事。其不可三也。內府多熊虎之將。在昔織田右府選諸家將。率圖繪其像。時德川氏有參河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今又不卽其幾倍。我將士有類之者乎。其不可四矣。

大谷先見之  
明至此而暗  
矣。蓋亦僥倖  
萬一也。  
立花左近  
將監  
小野和泉  
立花參河  
增時入道  
覽賀

德川氏撫士非一日也。部屬精銳。義與國始終者。不可勝數。卽有死事。祿其孤於襁褓。士之親附如膠漆然。我乃以瓦合之師校之。其不可五矣。有五不可。子必止焉。三成曰。我已定約。其可止乎。且諸大國皆仇內府。內府不足畏也。吉隆大息曰。吁。子而有此謀。蓋蚤告我。我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束大藏夾擊之。可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忍棄之。遂還佐其謀。與俱至大坂。移書遠近。誣內大臣不利秀賴。抑留西諸侯。赴江戶者。立花宗茂在柳川。得大坂檄。其老小野某曰。內府雖握兵。不能較西軍之衆。前跋後蹙。不過保守箱根之險。而天下皆歸豐臣氏矣。不若速就大坂。衆皆是之。立花增時曰。公等所言。皆其形也。吾聞智將勝於無形。內府之東。必豫知西



如水孝高

三成藉口幼  
主以樹私權

小早川金  
吾中納言

北廳戒秀秋  
見卷之十七  
四葉裏

和泉守忠  
重

之有變聞變之日即還軍矣且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在我  
近地而素與諸奉行不善必應內府我宜與之俱進退宗  
茂終從小野所言孝高、清正果不從大坂之徵曰三成藉  
口幼主以樹私權不可與也乃勸島津義弘令歸東軍而  
三成急促義弘義弘終應西軍孝高、清正又諭小早川秀  
秋秀秋嘗為三成所讒獲罪於秀吉以內大臣救之乃得  
免常思報効其從母北廳氏又戒勿負內府而諸奉行陽  
推奉之秀秋亦陽應之三成議收諸將孥于城內以為質  
遣兵諸邸取之池田輝政妻為內大臣女加藤清正娶水  
野忠重女與黑田長政妻並為內大臣養女其族人留守  
者皆以計脫之細川忠興妻明智氏使其婦前田氏先遁  
而圍已合乃下令禁鬪縱火自裁三成懼而戢兵使人入

伏見城之守

三將松平近  
正內藤家長  
松平家忠見  
八葉裏

島居元忠決  
志於死

鍋島加賀  
守

西城諭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出諸姬侍自奔伏見毛利  
輝元入居西城於是侯伯會大坂者四十餘人為應援者  
三十六國乃議引軍東下令增田長盛遣使伏見諭島居  
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見城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  
棄而東誰得誹議吾受內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也  
子速決計元忠與三將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  
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寡君之顧乎則當見勉厲今乃示  
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乏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  
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請速來以試我鋒使者  
再至有刀而已乃馳使關東告變事二十日浮田小早川  
島津鍋島等十將軍合兵四萬來攻城兵厘二千元忠盡  
焚城下街市謂諸將曰吾與諸君以寡兵守大城不可相



木下若狹守

上林竹菴

茶商上林政

重以茶筥爲

號

攻細川藤孝

于田邊

井伊直政曰

德川氏取天

下正在今日

救各守其所死而後已乃命酒訣飲分陣而守木下勝俊  
在城內不自安而出佐野正吉請入守內藤家長辭曰子  
不可俱守者正吉曰我日棄大坂者以諸姬故耳我將死  
于此以明我志乃納之茶商上林政重素受我眷顧亦請  
而入城以茶筥爲號秀秋義弘送款於元忠請入城俱守  
元忠不納諸軍乃圍城松平家忠出戰不利乃收兵固守  
大坂兵乃別攻細川藤孝于田邊伏見受圍之前日中納  
言發江戶其明日內大臣繼發行四日至小山而伏見使  
者至內外大驚中納言自宇都宮還少將秀康自結城來  
親信將士皆會焉本多正信曰從征諸侯其質盡在大坂  
必不爲我用爲今計者宜盡罷歸之而獨與諸舊臣固守  
四疆焉衆多然之井伊直政進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

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蓋速反大旆掃蕩羣雄區  
區保一隅臣所不知也作色而出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  
留一要將而舉軍西上內大臣曰然使秀康出迎直政入  
畢前議旦日下令盡會諸侯于小山使井伊直政本多忠  
勝傳命曰大坂將吏與景勝通謀關西大亂彼挾諸質子  
而託言於幼主諸君縱知其奸亦情義之所難違也即欲  
歸西軍者宜速解去吾毫無所憾焉當資其芻糧送而達  
之諸將相目未有所答福島正則進曰三成首事非幼主  
所知臣等焉受其頤指以敵於足下哉願充前驅殄滅姦  
黨淺野左京大夫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細川忠興加藤  
嘉明等皆贊其議曰吾曹從足下固不顧妻孥內大臣悅  
饗之使人問曰東西受敵我馬首所嚮先東乎抑先西乎



德永壽昌知  
兵矣  
德永左馬  
助

諸將答曰。西哉。正則引滿。屬長政曰。近日必以三成。行長頭爲下物。內大臣出面謝諸將。諭曰。公等先行。我亦當繼往。因謂德永壽昌曰。子知兵矣。今日之事。勝敗如何。壽昌曰。雖諸侯伯舉敵足下。而各自爭威。號令不一。敗形已覩矣。內大臣曰。然。凡勝敗之決。在於元帥。我雖無似。又更事者。諸君苟聽我約束。吾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矣。即賜壽昌驕馬。以爲鄉導。賜正則驪馬。以爲先鋒。直政忠勝請間曰。諸客將之意。未可測也。藉第令無他。使此輩下手。以得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氏。臣爲主公羞之。請以臣等充監軍。當率以往焉。乃許之。諸將將發。皆獻誓書。納質於是。擇留守之任。本多正信薦秀康。乃召命之。秀康曰。兒願效力西討。何留守爲。內大臣曰。汝年少。不知留

汝長景勝耶

宇都宮

車丹波

平岩主計  
頭

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戶。非汝莫以繫羣心。秀康猶不肯。內大臣叱曰。汝畏景勝耶。秀康乃頓首曰。兒留矣。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大人勿復憂。正信進拊其膝曰。壯哉。郎君。無論爲大將。內大臣濺泣。取一甲授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附汝也。秀康拜辭。以萬人陣于宇都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初佐竹義宣觀望兩端。陰遣梟將車猛虎。率兵救景勝。及西事作。益修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曰。子撫四萬之衆。無一人東馳者。我不能無疑。苟不懷他心。則速擊會津。且納質焉。答曰。僕於足下。素無怨仇。何有他心哉。至若妻子。盡在大坂。無復可納者。諸將請討之。內大臣曰。且置諸上國。本也。東鄙末也。苟覆其本。末不患其不靡矣。乃使平岩親吉。松平



松平勘四郎伊豆守  
子又發故態乎

以會津百萬石附公

信一統下總諸豪以備之初伊達政宗在大坂請先馳歸以備會津內大臣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以地慎勿遽戰政宗歸國即襲取白石內大臣使中澤主稅往告西事問其去就政宗誓不貳主稅曰內府有別命使公君臣熟議三日而後告之政宗請速聞之不答明日固請乃答曰內府使謂公曰吾留兵宇都宮而西上公收兵退守其疆彼慮其後不敢尾我我捷西軍而來可夾而殲之政宗曰吾力戰取此城曷可遽棄之宜乘勢入會津主稅曰是內府所以丁寧也勝敗不可必苟有敗衄適張敵勢四近皆叛翼而西鄉其鋒豈易遏乎願熟思之公苟聽從寡君更有密旨政宗沈思久之乃問曰密旨何如主稅附其耳語曰事平以會津百萬石附公政宗大喜使人送至小

最上出羽守四位少將  
監物直政  
丹後守直寄  
溝口伯耆守  
村上周防守  
生駒讚岐守  
九鬼長門守  
雅樂頭近正  
駿書爲笠糾  
大隅守家政

山乞印信收兵歸大崎最上義光素戴內大臣則首攻會津率東陸諸侯臨米澤口堀直政其子直寄與溝口村上氏數擊越後人應會津者內大臣皆下令禁戰於是東事處置盡定乃使西征諸將以二十八日發小山當是時天下將士東西嚮背來往如織而父子兄弟分處兩地者迭懷危疑訛言沸騰內大臣使召還黑田長政謂之曰卿謂正則之心如何也答曰臣保其無他即有他臣控掣之乃賜長政鎧冑遣之生駒一正峰須賀至鎮九鬼守隆其父皆在西軍內大臣留之不遣既而一正父近正至鎮父家政皆送款守隆亦固請歸志摩招其父嘉隆乃皆遣之山內一豐之室自大坂馳使告事以路經敵中駿書爲笠糾一豐得之不解而獻內大臣還之曰猶觀也一豐又諮堀



山内對馬守 堀尾信濃守 利井彌八郎 水野和泉守 日向守勝成 田中兵部少輔 山村甚兵衛 千村平右衛門

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志。忠氏曰。欲納城。一豐曰。善。乃自納其掛川城。先是。忠氏父吉晴。受內大臣命。自濱松赴越前。將守其別邑府中。途遇所知利井重茂者。與俱至刈谷。刈谷城主水野忠重饗之。卒為重茂所刺。吉晴驚立斬重茂。重茂石田氏所使也。報至小山。曰。吉晴殺二人。內大臣不憚。衆欲執忠氏。中納言曰。吾識彼父子。為人。是必謬傳也。已而得實。遣忠重子勝成。還撫其衆。而忠氏首發納城之議。一豐既納掛川。忠氏亦納濱松。中村一榮納駿府。有馬豐氏納橫須賀。池田輝政納吉田。田中吉政納岡崎。福島正則納清洲。乃令諸舊臣代守焉。海道於是闕。而山道未闕。本多正信建策。擢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千村吉晴。歸徇木曾。盡逐西吏。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西尾

遠山久兵衛尉 西尾豐後守 信幸之妻

內大臣由海道 中納言由山道 富田信濃守 稻葉藏人

光教以美濃兵來歸。真田昌幸以信濃兵叛去。昌幸長子信幸。素受我眷顧。固諫之。昌幸使之赴小山。而自與次子幸村西走。夜過沼田。沼田信幸邑也。欲入見其婦。婦本多氏忠勝女也。辭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欲見其子。曰。公欲抱孫。何必今日。遂命士卒乘障。昌幸不能強去。歸上田。勵兵以俟我軍。我軍分為二。內大臣由海道。中納言由山道。令定未發。內大臣乃赦淺野大野。土方三人。以土方雄久與前田利長有姻。遣之北陸。勗利長。使發兵扼越前。令富田知信。稻葉道通等。就封伊勢。各自為守。又發間使。予書于黑田孝高。加藤清正。遙授方畧。使統西海將士。以撓西軍之後。孝高益以書諭小早川秀秋。歸欵於我。秀秋自伏見送書。小山謝曰。僕發筑前來上國。本



將會於東征。不圖為賊所要。共攻伏見。勢不可獨異。請俟大旆來。倒戈以償前罪。初西軍向伏見。以為當一鼓而取也。已而我諸將捍禦不屈。敵益用大礮巨煩。攻擊十晝夜。城中有甲賀人長束正家部兵。與之相識。浮田秀家命射書於城上。誘其內應。曰不聽則礮汝。八月朔甲賀人縱火。松城西軍爭登。秀秋逼名越堡。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力戰死之。島津義弘逼西堡。內藤家長開門而射。殪十餘人。被創退入。作書附一卒曰。汝潰圍達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其子小一郎與安藤定次佐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外。城已陷。鳥居元忠之卒勸其自殺。元忠曰未也。殺敵一人亦非報國乎。乃嬰壁亂射。殺傷過當。敵發火箭焚樓櫓。隨撲隨燎。元忠知不可守。麾兵二百開門血戰。七合七克。敵

甫安稱左  
衛門尉

雜賀孫一

衆羣進。我兵皆斃。至所養之卒。無不戰死。元忠杖薙刀。踞階而息。敵人雜賀重次進欲擊之。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授汝首。重次橫槍揖曰僕豈敢。君請自刃。元忠乃使重次釋己鎧。自割腹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到而裹之。并諸將首傳于大坂。賈人某竊元忠首。葬之。知恩院是日我前軍發。江戶內大臣發小山。四日至江戶。得伏見之報。哀慟恤戰死者。子皆令襲封。米澤口諸侯聞伏見陷。內大臣歸江戶也。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兵自保。越後人應景勝者亦收入津川。上杉氏將士請尾擊內大臣。景勝不敢許。其將士竊相賀曰。內府西顧。狼狽而回。我勝必矣。獨杉原親憲有憂色曰。內府回軍。非不得已也。內府若勝。則我公何以獨立乎。初內大臣之赴小山也。遣其軍麾中路覺之。從騎

元忠死賈人  
竊其首葬知  
恩院

賈人佐野  
四郎右衛  
門

杉原常陸  
介

遣軍麾



脇坂中務  
少輔  
朽木河内  
守  
赤坐越中  
守  
小川左馬  
助  
毛利甲斐  
守

欲馳歸取之。内大臣曰。無以爲也。命伐道傍竹篠爲麾柄。取紙手裂之。束於柄端。試揮之者。再曰。如景勝者。用此而足矣。及發小山。擲之地曰。此亦毋用矣。石田三成遣書眞田昌幸。報知上國之捷。轉致會津。且曰。内府分兵守管内十餘城。與上杉佐竹相持。焉能歷二十日行程。而來上國哉。卽能來乎。邀之海道。擊而擒之耳。子善守山道。諸老皆欲賞子以信濃也。昌幸喜。益治兵。三成等又遣書北陸。數招前田利長。利長不應。大谷吉隆導京極高次。及脇坂朽木赤坐。小川諸將。入越前。長束正家導毛利秀元。及長曾我部等。入伊勢。中納言織田秀信在美濃。岐阜介居東西衝要之地。西人誘以大封。秀信欲應。其臣諫曰。豐臣氏嘗負我。德川氏嘗助我。宜以今日決去就焉。前田玄以爲京

長曾我部  
土佐守  
岐阜中納  
言  
氏家内膳  
正  
羽柴下總  
守  
岡部孫次  
郎  
青木紀伊  
守  
山口玄蕃  
頭  
市橋下總  
守  
福東  
高須  
大垣

師所司代。亦教其歸。東軍秀信弗聽。終爲西人城守。氏家行廣以桑名。羽柴勝雅以神戶。九鬼嘉隆以鳥羽。岡部某以龜山。丹羽長重以小松。青木一矩以北莊。山口正弘以大正寺。皆應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其圍伏見者。引而東下。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爲根據。使四近將士。若于犬山。以援岐阜。十一日。三成先入大垣。以迎諸將。警聞至江戶者。項背相望。内大臣曰。我已處置之矣。舉動如常。十三日。我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引前軍二十七將。騎卒五萬。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毛利氏前部攻阿濃津城。城主富田知信受東命。固守不下。夜出擊敵將。長束正家。走之。我將德永壽昌與市橋長勝。攻福東。高須二砦。取之。以絕大垣。桑名糧道。而大垣兵日加。我軍有流言。前軍諸將



村越吉直  
命而至  
村越茂助

與敵通款。二監數返使江戶。促內大臣親出。欲以鎮軍情。不獲命。十九日。村越吉直御命而至。二監迎問其旨。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人大驚曰。子慎勿將此命。果將。則諸將解體矣。因私改其命。授之。旦日。會諸將而引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言。主公豈有不知乎。我素以率直名。而特受此命者。取我不枉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公久屯良苦。吾有寒疾。不可速出。二監失色。諸將默然。加藤嘉明曰。臣聽命矣。福島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壘。未嘗出戰。大旆之不西上。不亦宜乎。正則拍掌曰。然。衆遂議進取。正則曰。岐阜兵衆。而阻木曾川。未易攻。我聲言攻犬山。則彼必分兵援之。我則逼岐阜。岐阜陷。則犬山自潰。二監從之。織田秀信果分兵來援。二監乃部署諸將。留

岐阜  
犬山

尾越川  
河田渡

〔主一〕  
作至

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等。備大垣。犬山。令福島正則涉尾越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分隸之。兵各萬餘。正則以河田上流路捷。欲自赴之。以先諸軍。輝政又以出敵背爲耻。二監諭正則曰。公已受先鋒之任。誰能爭之。但公主本州舟筏可辨。池田不然也。諭輝政曰。公德川氏之婿。當務利其翁。何悻悻然與衆人爭尺寸乎。二人乃服。岐阜人聞警。請堅壁以俟。大垣援秀信不聽。出兵阻水。二十二日。輝政亂流。遇敵于米野。破之。攻北門。正則攻陷竹鼻砦。攻南門。城兵善拒。不可拔。淺野左京大夫與一柳直盛等。攻其別堡。堡險而躋。左右泥淖。大夫老臣淺野右近生長美濃。諳其地理。蹊田而先登。揚徽于壁上。大夫望之。曰。右近不可亡也。馬上揮槍。身先士卒。士卒皆奮。奪壁

米野  
竹鼻砦  
淺野左京大  
夫攻岐阜別  
堡  
一柳監物



南部  
遠山

加藤左衛

門尉

竹中丹後

守

關長門守

呂久川

合渡

藤堂玄蕃

赤坂爲頼軍

之地

而入。斬城將南部。遠山以下五百人。餘兵走城。城中驚擾。諸將因爭登。秀信遂乞降。逃奔高野。正則與輝政爭功。欲鬪。二監折之曰。以私忿忘公事。誓辭之實安在。二人服而罷。天山敵聞敗而懼。戎將加藤貞泰與竹中重門。關一政。皆拔歸我軍。自餘諸將皆遁。大垣敵聞我攻岐阜。即出援之。島津義弘。石田三成陣呂久川。遣三千人。進至合渡。長政。高虎等謀知之。相謂曰。是吾輩任也。乃分道而渡。天方霧。敵兵不覺。諸將急擊敗之。追北至呂久川。義弘曰。前軍雖敗。吾與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曰。敵兵銳進。岐阜蓋陷矣。吾已不能援。何可當新勝之鋒乎。收敗兵。俱還大垣。高虎族高政進至赤坂。諭居民使安堵。諸將繼至。止舍。定爲頼軍之地。南與大垣對會。浮田秀家至。自伏見。三成迎而

左京亮光  
嘉

犒之。推爲元帥。秀家曰。敵兵戰疲。深入客地。吾乘夜襲之。以逸擊勞。必得大利矣。三成曰。當與島津。小西議。秀家曰。兵貴神速。何議之爲。吾獨出決戰耳。三成止之曰。島津。小西皆以爲地勢沮洳。不便夜戰。且夜戰以寡擊衆者也。今以衆擊寡。何必於此。今毛利參議在伊勢。安藝中納言在大坂。俟其盡至。合軍決勝。秀家曰。我軍盡至。則敵軍亦盡至。勝其可決乎。雖然。子稱老輩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唯子勿悔之。乃入大垣。小早川秀秋自伏見至高宮。稱疾不前。三成等疑之。使人往議事。因刺之。秀秋覺不見。於是稱疾愈。來至美濃。不敢入大垣。大垣羣帥以岐阜陷。召伊勢。越前之軍。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等。再攻富田。知信。知信堅守累日。上野城主分部光嘉棄城來歸。與俱守。知信妻



高野木食  
上人

南宮山  
松尾山  
長松在大垣  
城西北  
會根在大垣  
城東北

有勇翼夫而戰其郛已陷嬰守內城於是敵使僧興山入  
諭致城不聽強而後聽秀元正家等乃入美濃秀元族將  
勸秀元歸東軍遂陰送質大谷吉隆數誘前田利長利長  
不應與弟利政攻拔大正寺進至細呂木欲攻北莊謬聞  
東軍敗于海道乃退遇小松兵于淺井啜力戰而還吉隆  
與京極高次等取大正寺府中於是亦入美濃高次素歸  
心於我欲城守大津故遲回不發脇坂以下先發亦已通  
欵焉而吉隆不知也使之陰備秀秋秀元屯于南宮山秀  
秋屯于松尾山皆在大垣城西島津義弘屯于城東城北  
有長松砦砦將某為西軍守及我軍至赤坂棄守遁二監  
遣一柳直盛守之益旗幟張疑兵又遣水野勝成守會根  
砦為其聲援西軍聚議不決我軍亦以敵兵衆盛不敢出

因幡守康  
元  
日向守家  
成  
九月  
金扇馬表葵  
章白旗  
丹波守康  
直  
酒井作右  
衛門  
村串與左  
衛門  
近藤登之  
助

戰日俟內大臣至丙大臣得村越吉直之報大喜乃命榊  
原康政輔中納言以兵三萬西上以二十四日發下野直  
出山道間日得岐阜捷報使人轉告東陸諸國賜書正則  
輝政以下賞之曰且勿戰以待我出命異父弟松平康元  
及石川家成留守江戶五郎信吉及松平康直留守其西  
城遂命諸城留任九月朔丙大臣親將發江戶酒井某村  
串某擊金扇馬表葵章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  
教掌槍渡部守綱伊奈今成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  
人為弓銃隊長下野守忠吉以下親屬將領三十餘人兵  
凡二萬五千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  
矣請避方而發丙大臣曰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遂發自  
東海道鼓行而西近畿西國將士爭發使者上狀馬首者



大久保彦  
左衛門  
伊奈圖書  
助  
成瀬隼人  
正  
安藤帶刀  
堀左衛門  
督

內記忠明  
加藤清正攻  
小西氏於肥  
後  
大友修理  
大夫義統

絡繹屬道。而東北空虛。宇都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少將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能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當往也。景勝辭。顧遣兵北攻山形。最上義光。伊達政宗。與之對守。堀秀治聞岐阜陷。大軍西上。乃攻取津川。前田利長將會大軍。發兵復攻小松。小松既通款。乃攻大正寺。遂敵守兵。遂招北莊。會前田利政。以能登叛。乃不敢進。京極高次守大津。西軍三萬攻之。不能拔。細川藤孝守田邊。與西軍二萬相持兩月。加藤忠明迎擊毛利氏軍于伊豫。加藤清正攻小西氏於肥後。黑田孝高攻大友氏于豐後。迭有勝敗。十一日。內大臣至清洲。召直政。忠勝於赤坂。賞其功勞。止軍二日。以俟山道軍。軍不至。內大臣決策獨發。十三日。

大垣落我手

赤坂

至岐阜。或獻巨柿實。內大臣戲曰。大垣落我手矣。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蓋以垣柿國音相通也。十四日。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上。內大臣面褒岐阜戰功。遂率諸將至赤坂。當是時。天下之兵。美濃以東者。概屬我軍。美濃以西者。概屬敵軍。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而東軍以內大臣來。士氣大振。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內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憂上杉。佐竹。踏阻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我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內大臣曰。大垣城壘壯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義弘行長。正家。吉隆。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兵矣。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撓其後。則可一戰盡也。我且動軍以試之。日午。建大將旗鼓于岡。



岡山今呼勝  
山蓋由戰勝  
也

一色村  
株瀬

一榮兄一  
氏稱式部  
大輔

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丘而望曰：東軍塵  
升何也？偵騎爭報曰：內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島勝猛曰：  
是張聲勢以怵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家曰：然。藉內  
府來亦吾所期也。吾與治部當以先鋒挑戰。勝猛建策設  
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銳涉株瀬，犯中村一榮陣。一榮迎戰，  
有馬豐氏在其傍分兵援之。西軍走。一榮張左右翼追之。  
內大臣自中軍望見，謂侍臣曰：式部嘗鍊兵，隊伍可觀也。  
追者渡而進。內大臣曰：嘻，敗矣。果遇伏，走者皆返。我兵不  
得退。內大臣命直政、忠勝往收之。二人則馳左右指揮，自  
殿而退。敵兵不能尾，收入大垣。大垣諸將會議曰：內府來  
確也。何以決勝？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  
待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黃門亦當繼至。我

中納言似指  
浮田秀家然  
此卷首有參  
議浮田秀家  
無中納言之  
語而下文有  
備前中納言  
敵不敢出我  
將置兵而西  
直取大坂

疲敵于堅城之下。而內外擊之，其勢如鷹鷂之搏鳥雀。是  
全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  
聞倍則守也。我輩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  
戰。天下之望我者皆沮喪矣。往年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  
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右  
其議。吉隆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  
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  
未決。內大臣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  
直取大坂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  
中納言出陣關原。安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摩參議自苦  
提山赴赤坂之北，遶出敵背。三成以下分屬三軍，胥機合  
擊。擠東軍于呂久，合渡。乃下令治兵，使人出戒三國之軍。



關原 善提山 中務大輔 家久

見德川甲背

飯七爲矩

有馬修理

大夫

河尻肥後

守

小關村

栗原山

槽谷内膳

正

石河光吉

天満山

即夜。島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來。衆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吾爲先鋒。衝其麾下。必利不利。乃赴關原。爲未晚。島勝猛曰。詰旦之事。吾將再見德川甲背。何必草草爲也。三成曰。然家久顧月猛曰。子嘗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甲斐。嘗追之遠江矣。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飯七爲矩也。不辭而出。毛利秀元素通於我。乃託言不欲爲秀家先驅。三成親往諭之。不肯。三成乃約曰。吾輔浮田君與敵交鋒。而公橫擊之。吾胥其時。舉烽爲號。秀元佯諾。三成乃赴筑前軍。見秀秋勗之。遂北赴小關村。大垣諸將繼發。設大矩于栗原山。以燎路。路隘。隊伍不整。又遇雨。衣甲皆濕。五更而達。浮田秀家。島津義弘。背天満山。東向而陣。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

布施飛驒

守

玉置小平

次

松尾山

平塚因幡

守

南宮山

戶田武藏

守

脇坂以下

四將見上

鍋島信濃

長松

會根

長曾我部

宮内少輔

祖父江法

齋

有馬。河尻。槽谷。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平塚爲廣。戶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安治。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坐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鍋島勝茂。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福島氏候吏法齋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掇馬矢皆温。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之。既而長松。會根。諸將皆上狀。內大臣晒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署。諸將以福島正則爲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伊井直政。本多忠勝爲申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爲右軍。藤堂高虎。山内一豊。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爲左軍。蜂須賀至鎮。筒井定



竹中見上  
戶川肥後  
守  
津田長門  
守  
京極丹後  
守  
筒井伊賀  
守  
稻葉右京  
亮  
遠藤但馬  
守  
九月十五日  
桃配野  
小出遠江  
守  
龜井武藏  
守  
寺澤志摩

次。稻葉貞通。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井茲矩。寺澤廣高等。爲游軍。淺野左京大夫。池田輝政。與中村。德永。市橋。有馬。金森等。備南宮山。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西尾。津輕等。備大垣。內大臣自以麾下爲中軍。酒井家次居前。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居後。騎卒凡七萬五千。遣奧平貞治。潛赴松尾山。監秀秋軍。使俟戰酣。爲內應。黑田氏將毛谷主水使。至中軍。召問敵數。對曰。三萬。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鬪士而已。內大臣大悅。十五日。黎明。親擐甲。不胄而巾。上馬率諸軍。進至桃配野。召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挾詐。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慮也。內大臣曰。然。賜忠勝以名馬三國驪者。遣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步。會天

原守  
松平丹後  
守  
一柳松下  
見前  
西尾豐後  
守  
津輕右京  
亮  
左衛門尉  
家次  
本多豐後  
守  
大須賀出  
羽守  
奧平藤兵  
衛  
出雲守忠  
朝

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覩我軍已近。欲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以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正則臣可兒才藏。誰何之。答曰。下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爲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俟右京。而以十餘騎馳。既而中軍鼓螺起。諸隊大鬪。弓銃已交。忠吉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扞戰。右京尋至。忠勝乘三國驪。橫衝敵陣。皆披靡。其子忠朝手斬二騎。義弘行長戰甚力。秀家亦擊正則。殺傷數百。我衆將卻。正則叱咤督戰。會游軍來援。合兵疾擊。我右軍自菩提山南。循麓而進。長政豫揀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斃三成。將島勝猛。吉政。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



黑田長政  
田中吉政  
生駒一正  
平岡石見  
守  
稻葉佐渡  
津田信成  
織田長益

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嘉明忠興擊其橫。吉政等返之。左軍諸將自道南進。直擊吉隆。吉隆與爲廣重政健鬪。我兵不可進。時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軍數舉烽。秀元不敢動。秀秋亦不敢應。東軍東軍發礮松尾山。以試之。奧平貞治亦促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平岡重定。稻葉正成爲先鋒。迫吉隆之右。不利。貞治戰死。脇坂朽木。小川赤坐。諸將與我左軍相翼而進。信成長益斬重政。小川氏部兵斬爲廣。秀秋返戰。三面合擊。於是內大臣傳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我先驅乘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既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三成。斬十郎。備中行長之軍。望見擾亂。欲卻而整。我申驅迫擊走之。義弘以一軍東南走。正家盛親等皆潰。西軍遂大敗。我軍乘勝追北。斬

勝而肅胃茶

首四萬級。原草爲之。赤未時戰罷。我士卒死傷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內大臣據胡床。顧左右取胄。左右怪問。故內大臣笑曰。諺所謂勝而肅胃茶者也。乃以忠勝爲擯。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皆絕類離群矣。正則曰。中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反不入室。數寸衆壯之。忠吉直政。裹創而至。內大臣起視。直政創。手注藥。以其餘賜忠吉。直政告忠吉戰狀。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臣於四郎見之。內大臣曰。發縱者得宜爾。秀秋秀元。疑懼未至。內大臣使人召秀秋。乃與脇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則耳語長政曰。黃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內大臣使秀秋攻澤山。自効。以小川赤坐有罪。奪邑

手注藥直政  
創以其餘賜  
忠吉



放之。秀元使使賀捷。以其父輝元在大坂。不敢先謁。引而西歸。池田、淺野等亦撤備上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曰：『譬之猶昏夜向明也。』蓋凱內大臣曰：『諸君爲我努力。得以取此大捷。而諸君家室皆在大坂。吾心未降也。』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然後凱耳。諸將聞之。有感泣者。於是發使者。東報捷於中納言。及少將秀康。使直政、忠勝西次。今須自以諸軍止舍藤川。內大臣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懼。旬月之間。六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先大捷四日。田邊圍解。細川藤孝徙龜山。先大捷一日。大津陷。京極高次之高野。敵圍二城者。或奔或降。大捷後一日。內大臣進踰磨鉢嶺。陣正法寺山。使直政、忠勝率小早川、脇坂以下攻澤山。

直政忠勝次  
今須  
內大臣舍藤川

澤山兵已逃。殘黨死守。明日直政自城後水道入。縱火焚之。諸軍繼入。族誅石田氏。遂徙陣永原。明日又徙八幡山。懸令大索諸渠。率我軍留備大垣者。聞關原戰作。進薄其陣。城將福原某、石田氏戚屬也。與熊谷垣見、相良、秋月、高橋等固守不下。松平康長令銃卒以銃代楛。破障而入。奪其外郭。議曰：「大師既捷。是何足損我兵。乃緩攻之。」四日相良以下素通款。於是斬熊谷垣見以降。福原削髮遁。尋賜死。我軍留備南宮者。奉命追擊。多所斬獲。池田長吉、龜井茲矩逼水口。獲正家。還報以城內家財賞賜之。近江人捕行長獻之。田中吉政捕三成于伊吹山中獻之。十九日內大臣幕于草津。天皇使使勞之。內大臣拜謝曰：「姦人託事。擾亂天下。臣家康賴諸將吏之力。得以攘除之。四方殘黨。」



吉  
池田輝政

增田長盛見  
卷首

左門一西  
仙石越前

森右近大  
夫

內大臣怒中  
納言愆期稱  
疾不見

酒井備後  
守

井伊直政酒  
井忠利口爭  
儲君愆戰期

牧野右馬  
允

本多飛驒  
守

舌戰勝武功  
本多正純願  
罰父正信

上野介正  
純

當不日來降。幸勿勞聖慮焉。乃命池田左衛門尉。福島左  
衛門大夫。淺野左京大夫。先入京師。鎮撫士民。且慰問北  
廳氏。天坂聞敗。內外失色。輝元長盛馳使乞降。內大臣不  
答。使大野治長往諭。秀賴母子曰。近日之事。吾明知不出  
冲子也。今亂人既獲。宜安堵如故。於是衆情大安。京畿帖  
服。而山道軍亦至。山道軍以是月二日至小室。使真田信  
幸招其父昌幸。昌幸不肯。榊原康政曰。彼必夜來。嚴備以  
待。昌幸果至。不敢迫。本多正信勸攻之。戶田一西爭之不  
聽。六日攻之不利。乃令小室城主仙石秀久。川中城主森  
忠政備之。而西。十七日至妻籠。遇報捷使者。兼程以至。內  
大臣怒其愆期。稱疾不見。中納言垂泣而出。康政正信與  
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素

受寵任。又爲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因颺言曰。儲君  
逗撓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而退。獨  
忠利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子  
何遽詬之爲。直政曰。吾爲儲君歎恨。不能不言。忠利作色  
曰。藉令儲君失驩於主公。子勳戚也。宜彌縫之。今乃衆彰  
其過。果何意乎。願得聞其說焉。扣刀而進。牧野康成。本多  
成重。救解而止。衆指忠利曰。彼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  
萬。本多正純入白曰。愆期由於正信也。願罰正信。以著儲  
君之無過。內大臣意稍解。二十日至大津。召見中納言。謂  
之曰。爲天下猶奕碁也。既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者。何  
足較輸贏哉。汝未聞若說乎。中納言曰。爾時戶田左門諫  
兒。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曰。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



耳乃召一西褒之曰。吾使汝言可行矣。命為大津留守。淺野彈正少弼奉命從中納言而至。內大臣召而謂之曰。西面之事。我與秀忠能辨之。東面獨有秀康。子往助之。以經理奧羽。彈正少弼乃東。於是兩道之軍盡萃于大津。侯伯將士來謁者如雲。前田利長圍青木一矩于越前。數日而捷聞至。一矩懼降。納質及賂。利長受質卻賂而來謁。內大臣慰勞之。問曰。令弟何如。利長囁嚅不敢對。內大臣曰。子安之。尊公嘗以子兄弟託於我。我豈忘之哉。使罷侯命。山岡景友奉命徇伊勢。援福島正賴守長島。及捷聞至。出兵要南宮。敗兵擊走之。取桑名龜山神戶諸城而來謁。內大臣乃遣奧平信昌入京師。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為副。行所司代事。捕僧惠瓊。二十二日遣直政忠勝。

山岡道阿

彌

南宮見二十

三葉表

福島掃部

頭

板倉伊賀

守

加藤喜左

衛門

大久保十

兵衛後石

見守

輝元乞降益

力

勤兵衛了

一名吉光

修理大夫

龍伯義久

率列侯臨大坂。輝元長盛復乞降。不答。二十四日。中納言入京師。二十七日。內大臣入大坂。遠近屏息。十月朔。命奧平信昌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斬于六條河原。併長束正家首。梟于三條。磔伏見城中。應敵者十八人于粟田口。遂下令伐西南諸國未定者。以中納言為大將。刻期發軍。十九日。中納言入大坂。輝元長盛乞降益力。乃放長盛于高野。使藤堂高虎收其郡山。釋其留守渡邊了。屬高虎。削輝元六國。收浮田秀家三國。浮田氏臣某來告秀家。既死。而潛使秀家奔依島津氏。島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囚之。而乞降。內大臣曰。我初遇義弘父子甚厚。何所負而黨亂人。是固在所不許。雖然。吾不忍復勞兵。乃許其降。義久欲來謝。會疾作。伊集院族亦為亂。以故未能來。



大友修理  
大夫

熊谷垣見

見前

中川修理

大夫

太田飛驒

守

大村丹後

守

鍋島加賀

守

參河增時

宗茂增時見

十葉表

久留米侍

從秀包

筑紫上野

介

也。初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首逼杵築。杵築告急於黑田。加藤氏黑田孝高方以募兵萬人。發中津南伐。聞之赴援。與杵築兵合擊。破而降之。轉攻熊谷垣見氏邑。偶得關原。逃卒縱入其城。城皆降。遂助中川氏攻下太田氏。盡定豐後。還入豐前。攻香春。小倉。踰月皆下之。轉入筑前。加藤清正援杵築不及。乃攻宇土。八代。肥前。大村氏。始不應西軍。於是發兵助清正。清正亦使關原逃卒入諭焉。二城皆降。薩摩兵援八代。至水股而遁去。清正乃與孝高約。夾攻筑後。鍋島直茂舉兵應之。擊立花宗茂。宗茂既降。東軍孝高。清正和解之。召立花增時。行成。宗茂乃出面曰。公等豫知內府必勝。非我所及也。清正置之。熊本遂與孝高。徇下毛利秀包。筑紫廣門邑。十一月。合二肥二

伊東修理  
大夫

內記忠明

佃四郎兵

衛

鈴木平兵

衛

小野縫殿

助

石川掃部

助

細川藤孝守

田邊見二十

葉裏

谷出羽守

筑二豐兵。臨薩摩境上。日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攻取宮崎。佐土原。引兵來會。內大臣聞之下。令告島津氏。既降。弭其兵。以定九國。初毛利氏遣將徇伊豫。攻真崎。加藤忠明為兄嘉明留守。與其將佃一成。隨方防禦。大破之。長曾我部盛親還自關原。因井伊氏乞降。許之。盛親有庶兄。與藤堂氏善。盛親恐其代己。迫使自殺。內大臣怒。遣井伊氏將鈴木重好。奪其封。以定四國。初福知山城主小野木重勝。與圍田邊城。既解。據其邑。及大捷。細川忠興以其父仇。請而討之。重勝自殺。石川賴明與圍大津。及捷而降。其父數正為我叛臣。以故不許。當斬。并重勝首梟之。細川藤孝之守田邊也。以死自矢。藤孝長詞學。受古今集於西三條氏。敵將谷衛友等。其弟子也。陰通款。不丸於銃。朝廷恐其學。



絕傳也。遣廷臣諭使行成。及聞捷。藤孝自愧。遁高野。京極高次亦愧。不敢來謁。內大臣使人諭高次曰。子守孤城。使數萬敵衆不及於事。功亦多矣。乃召見之。以前田立以坐視田邊。大津之難。黜之。尋徙封丹波八上。青木一矩。丹羽長重等亦坐觀望失邑。九鬼守隆初招其父嘉隆。嘉隆不肯守隆乃止。陣于畔乘。及大軍西上。恐獲罪。乃進戰。效首級於途。內大臣不懌。及大捷。嘉隆懼。奔新宮。守隆爲乞命。得允。馳使迎之。未至而嘉隆自殺。真田昌幸與少子幸村來乞命。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內大臣使言之於中納言。中納言曰。我失關原之期。實終身之憾。而致之者。昌幸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嚮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也。寧死殉父。不生事君。榊原康政入白。兩公嘉

之。爲宥死一等。放之高野。先是。關原之報。至陸奧。上杉景勝大驚。急召還山形軍。佐竹義宣亦懼。議降。東北亦稍定。十二月。內大臣與中納言。及諸親信議曰。禍亂略定。當裂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爲根本之地。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爲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于前田利長。爲一百萬石。賜肥後。于加藤清正。爲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于福島正則。筑前。于黑田長政。播磨。于池田輝政。並爲五十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爲四十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左京大夫。筑後。于田中吉政。並爲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于京極高知。因幡。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土佐。于山內一豐。阿波。于蜂須賀至鎮。讚岐。于生駒一



出雲守可重  
吉田兵部少輔  
池田備中守  
木下右近大夫

正伊豫于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並爲二十萬石。賜飛驒于金森可重。丹波福知山于有馬豐氏。美濃高須于德永壽昌。伊勢神戶于一柳直盛。其阿濃津于富田知信。其松坂于古田重恒。伊賀于筒井定次。信濃上田于眞田信幸。因幡鳥取于池田長吉。備中庭瀨于戶川達安。豐後日出于木下延俊。或益封。或依舊。賜肥前四萬石于寺澤廣高。美濃二萬石于西尾光教。以信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降附之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島津忠恒。爲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元。肥前于鍋島勝茂。並爲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隸大坂。賜越前于少將秀康。爲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爲二十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爲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于

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

六年

本多忠勝。併舊封爲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奧平信昌。其大垣于石川康通。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駿府于內藤信成。濱松于松平忠賴。岡崎于本多康重。增酒井忠利秩爲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乃使中納言入朝告成事。令諸冒豐臣氏者皆復本姓。豐臣氏嘗立皇庶子良仁爲太子。而非天子意也。於是欲立皇嫡子政仁。諮於內大臣。內大臣對曰。是非臣所敢議也。嫡庶之分。唯帝心裁之。天子卽以政仁爲皇太子。六年正月。內大臣在大坂西城。中納言在二城。入見秀賴于牙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賀正。先是。修伏見城。三月。成。徙焉。朝廷欲酬內大臣勳勞。擬以大將軍大將軍之拜。自足利氏亡後。莫復舉其禮。內大臣不敢當。且恐其勞費天下也。固



浦生飛驒  
守 南部信濃  
守 戶澤右京  
亮

辭乃以中納言爲大納言。陞從二位下野守忠吉叙從四位下。任侍從。舊臣多進爵者。於是西事既平。使大納言往平關東諸國。四月發。伏見歸江戶。佐竹義宣懼討迎之。品川謝罪請降。使往伏見請之於內大臣。內大臣曰。乘時舉事。英雄之常。不足深咎也。獨觀望兩端者。可鄙之甚。故吾憎義宣過於景勝。乃不許見。使就第俟罪。景勝屢因少將秀康謝罪。秀康以爲景勝方失勢。乘之非武。因爲請納其降。內大臣許之。七月。景勝來謝伏見。八月。收其會津一百萬石。賜米澤三十萬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伊達政宗藉大捷之威。數侵上杉氏。違密命。又誘南部反臣和賀忠親作亂。及事不成。殺忠親滅口。乃停前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六十二萬石賜之。加最上義光堀秀治

本堂源七郎  
村上周防  
守 此使反側子  
安之計與漢  
高封雍齒同  
一妙  
溝口伯耆  
守 小松中納  
言利常  
林信勝  
林羅山  
本願寺  
蓮如  
顯如光佐

之封。命二人率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溝口氏。擊平會津城邑。未服者。會津之老直江兼續。初與石田三成定密謀。本多正信請特加刑。內大臣曰。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吾蕩滌天下。何必介介也。釋不問。九月。召前田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歸。以大納言女妻之。內大臣方銳意求治。時藤原肅益有名。石田三成嘗欲聘之。不就。尋應淺野氏之招。至是。內大臣數延之。諮問太平之策。後聘其門人林信勝爲博士。以備顧問。是歲夏。奏加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萬石。其他寺祠皆給采田。初本願寺祖姓藤原氏。稱親鸞。創一向法。蓄妻食肉。八世孫兼壽。始建寺于山科。尋徙大坂。其曾孫光佐與織田信長構兵。所在門徒爭戰不已。後助豐臣秀吉西伐。誘其門徒通薩摩之道。以功建



光壽教如  
光昭順如

板倉四郎  
右門衛後

伊賀守  
所司代

寺于京師六條。光佐死。二子光壽。光昭。光昭母美。秀吉納之。因立光昭。內大臣之東伐。二人皆送之。江戶爲石田氏所沮。光壽獨間行而達。歸匿京師。已而大軍西上。黑田長政請誘門徒。撓京畿。內大臣曰。吾以武定天下。何借浮屠力哉。乃止。大捷後。光壽迎賀。內大臣曰。光壽本當嗣也。乃爲建寺于六條東。令天下門徒分屬東西。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爲京師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尋罷正次。專任勝重。亂後物情不定。事務極繁。勝重詳雅強敏。人人無不厭心。其他大津。草津。界浦。尼崎等地。皆置吏。吏皆稱職。又城于膳所。使戶田一西守焉。遂命關西諸侯。城于京師二條。以爲駐駕之地。以大番士人更戍之。十一月。內大臣乃歸江戶。尋使大納言。牙城而自居西城。天下牧長

內藤修理  
亮  
青山播磨  
守  
七年  
奧平大膳  
大夫

請朝于江戶。辭不許。先是以本多正信。內藤清成爲關東奉行。以綜庶務。於是命青山忠成爲副。賜奧平家昌以宇都宮。食十萬石。七年正月。內大臣進從一位。大納言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請朝江戶。以爲天下之率。自山道東下。內大臣避之京師。留大納言當之。利長至。大納言親迓之于板橋。待遇甚渥。利長喜出望外。乃就第。獻名刀。馬。鷹。金百枚。旦日入謁。大納言出坐前殿。諸將群臣左右。臚列。擯者出。延利長坐之下。坐尋行饗禮。賜名刀一口。金百枚。銀千枚。時服百領。遣之。利長遂赴伏見。謁內大臣而去。三月。內大臣適大坂。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爲常。四月。賜島津氏印信。島津義久既平國內反者。欲與疾入謝。反者復起。不果。五月朔。內大臣入朝。二日。朝皇太后。因留在京師。六月。奏



黃熟香

浮田氏臣某告秀家既死見二十八葉表

流浮田秀家八丈島

右近大夫直勝常陸介義重忠次郎貞隆

請剪南都黃熟香。天使來蒞。本多正純掌其事。八月。生母水野氏卒。爲建傳通院。十月。內大臣歸江戶。十一月。復赴伏見。十二月。島津忠恒盡平國內亂。來謁謝其稽緩之罪。先是。前田利長告浮田秀家未死。乃召浮田氏臣嘗告其死者。詰之。告者請死。內大臣嘉其忠。祿之。於是忠恒白曰。秀家實在臣所。彼爲關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幕下枉包容之。乃宥死一等。流之八丈島。以明年赴配所。是歲春。井伊直政卒。直政以關原功。首賜石田氏故邑。居于澤山。尋奉命城彥根。未成而沒。其子直勝襲封。是歲夏。內大臣欲廢佐竹義宣爲庶人。以其父義重乞哀。乃收其常陸八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賜出羽龜田。以秋田氏不從關原之役。

稻葉佐渡守 平岡石見守 有罪于關原 蓋言致中納言後戰期見二十七葉表 上總介忠輝 八年 鳥井左京亮 征夷大將軍 右大臣淳和 獎學兩院別

收其國。賜常陸穴戶。命松平康重檢常陸地。佐竹氏將車猛虎作亂。襲水戶。康重豫知之。迎擊擒猛虎。是歲冬。小早川秀秋卒。無嗣。收其備前。以其老稻葉平岡氏嘗有功于關原。召而用之。內大臣欲賜榊原康政以水戶。辭曰。臣有罪於關原之役。免罰受賞。臣所不安。臣邑密邇江戶。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也。遂馳還館林。本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於是封五男信吉于水戶二十萬石。以其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岩城賜鳥居忠政。食二十萬石。以酬其父元忠死義。自關原之役。至于此。賞罰畧畢。天下大定。八年二月。天皇詔以源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兼淳和獎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十二日。大納言藤原兼勝參議藤原光豐。以傳奏司奉詔書。就伏見拜焉。少



當源氏長者  
隨身兵仗

永井右近  
大夫  
尾張大納  
言義直

將秀康進參議。叙從三位。其餘戚屬將吏。叙任有差。二十  
二日。入朝拜命。井伊直勝。本多忠勝等十餘將。騎從輿傍。  
參議德川秀康。參議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少將池田  
輝政。少將福島正則。為後乘。獻白金萬兩。皇后。皇太子。及  
宗室百官。皆有贈遺。天皇賜之酒。曰。天下亂久矣。汝能略  
定之。朕勤汝功。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鎮護王室。大  
將軍稽首曰。家康雖不才。敢不服膺王命。禮畢而出。文武  
庶僚悉詣二條城。賀之。大將軍初捷於關原。即使永井直  
勝。就細川藤孝。諮室町禮式。於是。又與藤孝議禮。是歲春。  
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川中。封八男義直。于甲斐。義直幼。未  
之國。使平岩親吉。攝其國事。徙川中城主森忠政。于美作。  
加其封。三月。西道牧長盡朝江戶。四月。大將軍還。伏見時。

大納言兼右  
近衛大將  
紀伊大納  
言賴宣  
九年  
掃部頭直  
孝  
大猷公家  
光

豐臣秀賴為內大臣。年已十一。大將軍欲以孫女妻之。六  
月。大納言使夫人淺井氏。攜女赴京師。七月。使大久保忠  
隣。送女于大坂。黑田長政。以弓銃手三百衛之。大將軍聞  
之。弗懌。豐臣氏素尚奢華。於是欲以白綾覆城內道途。片  
桐且元曰。德川公不喜此等事。趣撤之。婚既成。秀賴不妻  
視之。淀君不婦視之。使福島正則密徵西諸侯誓書。十月。  
大將軍辭右大臣。尋歸江戶。十一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  
將。補右馬寮御監。先是。水戶城主信吉卒。無嗣。封九男賴  
宣。於水戶。是歲。召井伊直政遺腹子直孝。于江戶。九年。二  
月。令東北三道。定道程。置墩樹。以三十六町為一里。用織  
田氏故法。既而西南四道皆倣之。三月。大將軍入京師。六  
月。入朝。七月。大納言夫人淺井氏生男。家光。于江戶。大將



以黑田孝高  
比張良  
松前伊豆  
守  
非自我求和  
十年

軍授其幼字呼竹千代。是歲藤堂高虎倡議使諸侯置邸  
及質于江戶。相良氏首納其母。衆繼之。是歲黑田孝高卒。  
關原之事。孝高之計居多。其定九州。不安戮一人。既而告  
老。謝絕世事。大納言比以漢張良及卒。殊悼惜之。自關原  
之捷。德川氏威溢海外。紅毛安南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  
廣奉教旨。約束蝦夷。先是大將軍謂對馬守宗義智曰。豐  
臣氏伐朝鮮。非我所知。我與彼皆無怨仇。彼苟欲入貢。我  
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體此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  
使諷之。朝鮮朝鮮苦明人來戍也。欲速成和。然喜懼相半。  
是歲使孫文政等來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囚。義智馳  
使報之。大將軍答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詣京師。以  
俟。義智如其教。板倉勝重受旨。館之大德寺。十年正月大

將軍入京師。二月見韓人于伏見。令諸道檢韓俘返予。謂  
義智曰。吾將老矣。貢使來致之。江戶又曰。吾欲舉鎌倉禮  
使。右大將拜賀。期在近矣。宜留韓人觀其儀衛。乃賜義智  
邑于肥前。三月大納言率上杉佐竹伊達最上氏西上。特  
命鳥居忠政為後殿。仗戟載途者十有七日。先入伏見。遂  
入朝。拜大將。命四月大將軍奏請辭職。優詔許之。且欲遷  
為左大臣。固辭而還。十六日詔以源秀忠為征夷大將軍。  
遷內大臣。陸正二位。仍帶舊職。弟忠吉進三位中將。弟忠  
輝任四位少將。十日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島津  
氏盡從。自是世號前大將軍。曰大御所。五月前將軍諷豐  
臣秀賴使入朝。淀君性猜忌。固執不遣。少將忠輝奉命往  
告。襲職焉。六月大將軍歸江戶。七月課諸侯十餘名。重修



池田武藏

守

松平隱岐

守

使光次造方

金

後藤光次

石見守長

安

十一年

伏見城。十月。前將軍歸江戶。十二月。養榊原康政女。妻池田利隆。又謂異父弟松平定勝曰。島津淺野皆冀與我結婚。汝二男皆已可有室矣。宜使長男娶島津。次男娶淺野。定勝奉命。是歲。使金工光次更造方金。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氏有石見。皆出白金。然不能多鑄造。豐臣氏收佐渡。亦無大利。及前將軍收二國。使甲斐人大久保長安掌之。居二歲。得數萬斤。長安又採於伊豆。其利亦等。乃因豐臣氏故制。造金幣。次年又鑄新錢。民皆便之。十一年春。前將軍建白。禁廷狹隘。不可行朝儀。遂課天下侯伯。修拓之。各刻名于礎。參議秀康掌其事。秀康尋遷中納言。又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率池田福島加藤黑田淺野細川等十五姓助工。三月。前將軍赴京師。五月。榊原康政卒。命子康

遠江守康

勝

改名家久

水戶中納

言賴房

安藤對馬

守

十二年

勝襲封。九月。賜島津忠恒松平氏及偏諱。改名家久。自是諸藩多賜氏。是月。江戶城成。宏壯稱天下第一。藤堂氏以功賜備中地萬石。其餘有差。十月。前將軍歸江戶。是歲。封十男賴房于常陸。下妻。食五萬石。為少將。忠輝娶伊達氏罷內藤清成。青山忠成奉行職。以安藤重信代之。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于長濱。十二年正月。課海道及畿西諸國。城于駿府。前將軍嬰疾昏倒。既而愈。有訛言。二月。乃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前將軍將軍率諸侯臨焉。訛言立止。先是。中將忠吉有疾。少閒。來江戶。寓大久保氏。三月。忠吉卒。無嗣。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中納言秀康為伏見留守。是月。以疾歸謁。兩月而卒。秀康武而善政。內外惜之。其子忠直襲封。後任少將。次子直基繼

三位宰相

忠直

大和守直

基



十三年  
主勝正利  
宗

結城氏。三月。前將軍老于駿府。以松平定勝為伏見留守。以井伊直孝副之。先是。韓囚歸其國。說我新政。韓主心嚮之。五月。遣使者呂祐吉等入貢。詣兩府。自是。每將軍禪代。輒來。永為我屬國。兩將軍奏宗義智之功。為四位侍從。比十萬石。前代外國書信。皆委僧侶。於是。命博士林信勝掌之。是夏。課東北諸侯。作江戶天主閣。十月。前將軍之江戶。舉西城府藏貺將軍。又設茶會。而招將軍。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為接伴。皆手賜茶。當是時。兩公數臨諸侯邸。每極歡焉。十二月。前將軍還駿府。府城災。十三年。再城之。三月。成。九月。將軍率諸侯往賀焉。自是。兩公往來二府。而豐臣氏以下。歲使使駿府賀。正是歲。筒井定次以淫虐。前田利宗以喪心。並收封。以利宗邑八上。徙封松平康

周防守康  
重  
十四年

重。以其地形不足以扼山陰。乃改城于篠山。課藤堂及池田。福島加藤淺野氏。十四年。正月。義直之國。前將軍送之。二月。歸。九月。徙脇坂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島。以伊賀伊勢二十三萬石。賜藤堂高虎。治于阿濃津。比勳舊之臣。先是。廷臣有結伴姦淫者。前將軍奉勅。命板倉勝重按治之。十一月。誅其首罪一人。流竄其餘。十二月。封賴宣于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于濱松。徙賴房于水戶。是歲。諸侯妻子盡至江戶。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為永制。禁西諸侯多造戰艦。先是。島津家久奉教。招琉球。琉球不至。請而討之。是歲。春。遣其將新納一氏。將八千人南伐。樺山久高為先鋒。抵東求島。執琉球戍兵三百。夏。攻難巴津。虜以鐵鑊聯船。扼守津口。而津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不置。

島津氏討琉球  
新納刑部  
樺山美濃



有馬修理  
大夫  
長谷川左  
兵衛  
十五年  
內藤志摩  
守  
右衛門大  
夫正綱  
伊豆守信  
備中守正

兵。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進奪陽暎灘。戰于千里山。不利。轉  
攻朝築城。拔之。琉球王尙寧使其弟具志來乞降。不許。五  
戰而至國都。擒尙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禁抄掠。安  
撫國民。以六十日定琉球。秋。幕議以琉球賜島津氏。爲其  
臣隸。先是。我買船至阿媽港。皆見誘殺。其三人潛逃歸。告  
之。是歲。港人二百至長崎。幕府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助長  
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港人。後二歲。其大人來謝。乃給  
印信。許互市。十五年正月。將軍以內藤忠重爲嗣子。傅松  
平正綱子信綱。阿部正次子正秋爲侍臣。二月。將軍適駿  
府。先是。堀忠俊之宰堀直清專政。讒庶兄直寄逐之。直寄  
奔。訴之駿府。閏二月。兩公親聽之。直清辭屈。放之。山形。放  
忠俊岩城。封直寄于信濃飯山。以越後封少將忠輝。併舊

次  
豐後守正  
秋  
越後守忠  
俊  
監物直清  
丹後守直  
寄  
城名護屋

封爲五十萬石。治于福島。尋遷高田。是月。將軍大獵于遠  
江。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僕從太公。拒武田信  
玄于茲。爾時。以信玄兵爲衆盛。不可當也。今郎君之衆。什  
倍信玄矣。是春。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  
助役。諸侯助篠山役者。告竣。命助名護屋。福島正則謂池  
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敝。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  
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子爲駿府愛婿。盍爲我輩說之。清  
正奮髯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不欲助役。則不如速反。不能  
反。則何出此言乎。輝政大笑而止。前將軍聞之。使輝政言  
諸侯曰。厭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俟我旆。諸侯大  
懼。併力就役。數月而成。八月。島津家久携琉球王來謁。駿  
府獻方物。遂造江戶。九月。將軍釋王使復其國。命島津氏



美濃守忠  
政  
十六年

後水尾天皇

歸俘虜。十月。本多忠勝卒。忠勝自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每戰皆捷。而未嘗被創。前將軍殊悼之。使長子忠政襲封。自是。藤堂高虎代忠勝。鎮伊勢。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如京師。先是。朝旨欲以爲太政大臣。固辭不拜。是月。皇太子受禪。是爲後水尾天皇。前將軍命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前將軍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恐外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賴年十九。驕逸。不知外事。事皆決於淀君。淀君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使使諭其不可。再違命。乃遣之。四月。詣二條城。前將軍饗而還之。遣義直。賴宣。往大坂。謝之。遺白金一萬三千兩。乃歸駿府。是月。淺野彈正少弼卒。前將軍最與少弼親善。以常陸眞壁五萬石爲其湯沐邑。而時召見。與圍碁。及其沒。不復奕也。乃賜眞壁

采女正長  
重  
虎之助肥  
後守忠廣  
角倉眞順

乞互市者二十餘國

長崎互市  
耶蘇教  
耶璵子

十七年

于其季子長重。五月。加藤清正卒。嗣子忠廣猶幼。幕議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十一月。兩公偕獵于上野。先是。京師富人角倉某。上書言便宜。請通丹波之漕。許之。尋命通甲斐。駿河之漕。是歲。又請引鴨川。通伏見。又許之。當是時。夷蕃入貢。若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前將軍命吏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請勘合印。守疑懼。不答。而其商舶來者益衆。乃以長崎爲互市地。禁他依泊。初。豐臣氏禁耶蘇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耶璵子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覲覲。非望。乃令海內。檢蠻人。盡逐之。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不聽者。處流斬。置耶璵子于江戶。東郭。厚視之。又有告有馬晴信修蠻教。次年。放晴信于甲斐。尋賜死。其子爲前將軍義女孫。婿。因得襲封。十七年。正月。平岩親吉卒。無子。親吉爲義



本多飛騨  
守  
下野守忠  
明  
十八年  
池田氏實楠  
氏  
帶刀判官  
正行  
兵庫助教

直假父以故不敢立後。前將軍適尾張。二月歸。六月徙京畿。豪商于江戶。七月修春日祠。先是祠樹折。朝議以為凶兆。來諮。前將軍對曰。是神欲以修祠耳。乃有是命。因給穀祿。准伊勢大廟。又嘗與朝臣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而嚴禁新立焉。是時越前列宰爭權。來愬。十一月。兩公在江戶。聽之。一人坐不直處。流。一人愧耻自殺。前將軍遣本多成重為宰。與舊宰並視國事。成重。重次子。幼侍秀康者也。是歲。蒲生秀行卒。子忠明。以我外孫嗣。鎮會津。十八年。正月。命三十七藩修皇宮。是月。池田輝政卒。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徙尾張。恒利孫為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為不辱其祖。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並以我外

正  
紀伊守恒  
利  
武藏守利  
隆  
左衛門督  
忠繼  
宮内少輔  
忠雄  
玄蕃頭康  
長  
富田信濃  
守  
高橋右近  
大夫  
馬場八左  
衛門

孫分領備前淡路。八月。淺野左京大夫卒。關原之役。大夫首破岐阜。功最大。而保護豐臣氏不衰。前將軍心深韙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辰稱。但馬守。少在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前將軍命立仲襲封。是歲春。大久保長安姦利事覺。會病死。誅其七子。故石川數正子康長。連坐奪邑。以康長邑深志。賜小笠原秀政。復其舊封。是歲冬。富田知信。高橋元種。皆有罪。收封。是時。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酒井忠世。為江戶老中。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為駿府老中。分執天下諸政。是歲秋。前將軍適江戶。十二月。將還駿府。舍于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忠隣謀不軌。馬場嘗蒙譴。放小田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怨望。先是。



加賀守忠  
常  
山口但馬  
守

里見安房  
守忠義  
隼人正正  
成  
南光坊天  
海

忠隣喪其子忠常。乃稱疾謁歸。又與山口重政婚。吏劾其不告奪重政封。忠隣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馬場時之也。又聞正信與忠隣有郤。遂因本多氏誣告。前將軍驚還入江戶。令忠隣如京師。檢耶蘇教。踰歲。正信傳命京師。放忠隣于彥根。毀小田原外郭。逐其士臣。設兵備于箱根。前將軍乃歸駿府。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隣。館人走報。忠隣方與客奕。徐斂局而出。聽命。京師驚擾。忠隣乃縛鎧仗。送之板倉氏。終赴彥根。其族皆連坐。叔父忠佐卒。亦除國毀城。安房里見氏坐與忠隣交通奪國。忠隣自配所上書駿府曰。臣縱伏誅。而明無反心。有司不敢通。獨成瀨正成爲通之。僧天海以密教見親近。亦從容申救。以將軍怒不釋。乃止。及井伊直孝領彥根。勸忠隣再訴。辭曰。是顯君過也。亦止。

刊經籍

兩將軍思大久保氏舊勳。使忠常子忠季襲其封二萬石。後竟復其舊。前將軍素留意學術。捷於關原之年。卽取經籍未經刊行者。盡上之。木以修禮文爲志。自讓職以來。益令天下購求遺書。引廷臣諳典故者。與林信勝等講究於前。日夕不倦。又招文學之士。無緇素。皆禮重之。是歲親試以爲政。以德頌將軍。亦試草尙之風。必偃賦。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終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慶長十九年

大野修理  
亮  
織田侍從  
有樂  
加賀中納  
言利長  
福島侍從  
左衛門大  
夫  
肥前守中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使就拜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戸過駿府諭內旨以前將軍爲太政大臣准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女爲中宮奉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爲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



納言利光  
後改利常  
片桐東市  
正  
今川治部  
大輔義元  
今川上總  
介氏眞  
織田右大  
臣信長  
織田內大  
臣信雄  
右近友祥  
內藤飛驒  
守  
吏二名一  
爲山口但  
馬守一爲  
間宮權左  
衛門

之誼也。而納氏眞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京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二吏率卒往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咒詛者。上棟牌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停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淀君命。至前將

大佛鐘銘

板倉伊賀守

林羅山  
南光坊天

海

本多上野介

片桐三策

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淀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讎。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爲姦人所註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赴江戶。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爲質。曰。使秀賴居江戶。曰。避大坂。徒他因密啓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爲也。是爲上策。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悲。與群臣決議。誅且元。舉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遠近騷然。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



松平隱岐  
守  
井伊掃部  
頭  
建部内匠  
頭  
武藏守利  
隆  
下間越前  
守

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人。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諜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葛葉以檢兵士往來。尼崎城主建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守。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偽。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始

伊達陸奥  
守  
島津大隅  
守

合而捷。氣倍壯。大議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益設塹寨。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戶。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為腹背。議者以為大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奥出羽將帥皆

大坂冬月役



世子竹千  
代 上總介忠輝  
河內守重忠  
備後守忠利  
蒲生下野守  
最上駿河守  
水戸常陸守  
介頼房  
中山備前守  
尾張大納言義直  
井伊藤堂爲先鋒

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頼房與其傳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傳成瀬正成。頼宣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軍。義直初爲右兵衛督。頼宣爲常陸介。並叙從四位下。後並進從三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頼房初爲左衛門督。後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旗於義直。頼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常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召諸將開大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爲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

成瀬隼人正  
紀伊大納言頼宣  
壅淀川于長柄  
壅大和川于鳥飼  
大仙陵  
高虎與直孝陣住吉  
淺野發紀伊行擊士兵應大坂者陣大鳥  
池田兄弟至神崎川  
池田利隆欲濟城昌茂止之

繼之。忠明。奧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於是先鋒自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月。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掠平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紀伊行擊士兵應大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亂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將軍以



前將軍陣住  
吉將軍平野  
義直賴宣住  
吉北忠直利  
光岡山直孝  
高虎天王寺  
上杉佐竹相  
馬諸將平野  
西伊達金森  
諸將今宮池  
田加藤諸將  
中島九鬼向  
井諸將泊傳  
法口  
安藤帶刀  
越前少將  
藤堂和泉  
守  
下總守忠  
明

前將軍入京師之日。發江戶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  
詣二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直賴  
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直孝。藤堂  
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平  
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將陣今  
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向井諸將  
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前  
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住吉邏騎夜捕一  
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秀賴書。書曰。二魁  
深入我地。子計中矣。宜速令東國歸欵。諸將斷其歸路。事  
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覽書。哂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  
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黥額曰。

本多美濃  
守  
美作守信  
昌  
攝津守忠  
正  
伊奈筑後  
守  
毛利甲斐  
守  
機多崎  
鷗野  
今福  
備前島  
博勞淵  
福島備後  
守  
薄田隼人  
正  
山口左馬

秀賴縱歸之城。兵又誘池田利隆曰。事成。封以備前播磨。  
美作利隆縛使者獻之。兩將軍終議進取。阿部正之。安藤  
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正等數十人爲巡使。大須賀氏部  
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獲罪出亡。以老兵事被收錄。是役  
皆爲巡使。傳令諸軍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攻  
取機多崎。九鬼守隆向井忠勝。以水軍奪敵候船數十艘。  
上杉景勝攻鷗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城兵分道  
出拒。船載銃手。出其中間。力戰交綏。已而城兵以柵難守。  
棄之而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屯備前島。以其最近城。  
屬以礮手。諸將將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皆  
以銃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  
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



介 堀若狹守  
渡部勘兵衛  
土佐港  
阿波坐港  
蜆川  
野田  
福島  
武藏守利隆  
城昌茂止諸將欲濟  
左衛門督  
忠繼  
宮内少輔  
忠雄  
城和泉守  
上杉中納言

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槍爲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港。還效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池田忠繼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戒其持重。公等違我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答以昌茂前將軍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爲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沒。川場天滿二寨。脆

道頓港  
佐竹右京大夫  
川場  
相馬彈正  
大弼  
秋田城介  
淡路本街高麗三橋  
堀尾信濃  
守  
京極若狹  
守  
伊達陸奥  
守  
金工光次  
守  
金森出雲  
守  
淺野但馬  
守

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頓港。亦驚走入城。蜂須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繼。與淺野。鍋島。九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臨空壕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路。本街。高麗三橋。石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諸巡使請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俟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爲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將軍曰。未也。將



蜂須賀阿  
 波守  
 鍋島信濃  
 守  
 加藤式部  
 少輔  
 山内土佐  
 守  
 森美作守  
 有馬玄蕃  
 頭  
 九鬼長門  
 守  
 生玉口  
 向井將監  
 矢石之來莫  
 甚於川場  
 阿部四郎  
 五郎  
 安藤帶刀

軍不懌。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算。願少俟之。藤堂高虎  
 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爲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殺。  
 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進。  
 逼玉造貳城。故秀康庶子直正先登。建幟濠上。而城將眞  
 田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軍望烟。怒曰。奴輩敢破  
 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破  
 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  
 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  
 兩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後至。  
 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  
 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  
 堙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

永井右近  
 大夫  
 茶臼山  
 岡山  
 小栗又市  
 大須賀出  
 羽守  
 久世三四  
 郎  
 坂部三十  
 郎  
 石川主殿  
 頭  
 金工光次入  
 城  
 大久保相  
 摸守  
 大久保七  
 郎右衛門  
 忠世

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  
 帥皆天授。豈可微倖。扼衆勿妄發銃。六日。前將軍徙陣。茶  
 臼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壅河之功。旣竣。隍水  
 多涸。城兵大驚。我軍以土豚填隍。列竹牌。排鐵楯。起距堙。  
 鑿地道。而發銃鼓。諜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將  
 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凌  
 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得城。吾  
 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  
 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  
 且約和以爲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艾。  
 則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  
 曰。徙大和。曰。以淀君爲質。必居一焉。數日。答聽填周池。而



池田左衛門尉門  
花房助兵衛  
齋孝晝睡  
城和泉守  
意菴  
大野主馬  
助  
本多小野  
介  
後藤庄三  
郎光次  
本多佐渡  
守  
中務少輔  
光明  
出羽守直  
正  
橫田甚右

請爲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伊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城將大野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時阿波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乃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戎間。宜委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即欲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

衛門  
後藤又兵衛  
京極長門守  
備前島大煩

板倉內膳  
正

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轆轤。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填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率其冢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二十日。板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



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呈太公持書而歸。前將軍目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辨也。城將度我恃和而懈也。欲襲茶臼。岡山夜使人候視。見其嚴備。乃止。初。西藩獨島津氏未來會。二豐二筑將帥受密命。亦不發。於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勳舊七將填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掌之。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俟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

填塹

前將軍夜發入京

番大膳 番氏明及其父大膳

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為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寫。在大坂軍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為三本。獻納其一。置二于駿府。江戸。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天皇慰勞懇至。命議正朝廷爵位。興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島。故其尼崎戍將。不救。且元。前將軍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為圍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歿。欲戰死。大膳扣馬遏之。輝政怒。以鐙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節也。



乃釋利隆。次年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愍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遺臣多應。大坂募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亦論賞諸將士功。是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人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

遠江守秀宗  
陸奥守四位少將忠宗  
伊達秀宗封于宇和島十萬石  
富田信濃守  
伊賀守定次  
右近大夫直勝

直孝坐執政正信上

周池之諱

元和元年

小幡勘兵衛

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工卒已填外隍。遂及內隍。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壕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隍為。今欲存內隍。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晨夜督役。超歲而畢。獨餘牙城一隍。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前將軍發京師。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亡。仕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



奮鬪。城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伴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爲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費力也。汝勗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卽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已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左

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女子不嫻禮節。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賑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前將軍笑曰。多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或入關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爲兵備。勝重曰。置諸。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孝陣東寺。高虎陣淀。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得出。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部了。縱敵於住吉。高虎自恐被疑。甚諂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也。了請去。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吾聞右



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往驗其虛實也。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諭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住。汝合大眾繼之。將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復可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

黑田筑前  
守  
加藤左馬  
助  
吾老矣不復  
可遭事必先  
衆一樂戰

高虎曰利於  
遠不利於近

石川忠總守  
高槻池田利  
隆守尼崎山  
陽山陰將士  
自神崎進淺  
野蜂須賀諸  
將士自和泉  
進和伊濃諸  
部自大和口  
進  
一條槍故態  
水野日向  
守  
榊原遠江  
守  
松平周防  
守

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淺野。蜂須賀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爲其帥。水野勝成。爲其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母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爲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爲中軍先鋒。榊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工人中井正



自河内口進  
 小笠原信濃守  
 仙石越前守  
 諏訪因幡守  
 長池守  
 南都  
 保科彈正忠  
 榎井  
 丹羽左京大夫  
 中井主水正  
 貝塚  
 紀伊土寇  
 筒井主殿助

次。前役爲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焚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耻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走。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但馬守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榎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爲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正。爲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

〔谷輪或作淡輪〕  
 龜背嶺  
 龜田大隅  
 塙團右衛門  
 國分嶺  
 南都  
 岡部大學  
 谷輪六郎  
 兵衛  
 上田主水  
 多胡助左衛門  
 堀丹後守  
 星田  
 角南  
 平野  
 松倉豐後守  
 上總介忠

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爲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正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將軍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停行。五月五日。乃發令諸軍。持三日糧食。以米鹽酒醬一櫃。自從。駕肩輿而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田利光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星田。將軍舍角南。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部尙。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前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



輝 道明寺  
 渡部內藏  
 助 木村長門  
 守 平岡  
 道明寺  
 片山  
 本多  
 松平  
 片倉  
 長曾我部  
 宮内少輔  
 美濃守忠  
 次  
 下總守忠  
 明  
 片倉小十  
 郎

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前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味爽。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反之。兼相尙來救。基次勝成擊尙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長眞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奧銃隊承之。幸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荻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縱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尙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吾追。

一柳監物  
 千塚  
 道明寺  
 藤堂仁右  
 衛門高刑  
 矢尾  
 若江  
 藤堂新七  
 良勝  
 渡部勘兵  
 衛了  
 木村重成戰  
 于若江堤  
 菴原助右  
 衛門  
 修理亮重  
 政

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盡。辭。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尙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刑良勝先進渡邊了自爲斥候。還報曰。道明寺囂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遏先部。轉旆而左了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



長次郎弘隆  
菴原刺殪重成  
伊豆守重信

樹席幟追敵指揮可觀

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曉曉乃爾。歸師勿遏。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蹙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

榊原遠江守  
木村主計頭  
小笠原信濃守  
藤田能登守  
四條暎  
本多飛騨守

惰夫晏起不逮事

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默然。了免胄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終以傲慢見黜。是日。榊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宗明。康勝患瘍。膿流至鏡。氣不為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止。少將忠直與其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暎。在井伊氏後。皆不逮事。兩將軍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効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次千塚。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之。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前將軍罵曰。惰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惴恐還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



秀政  
忠朝

美濃守忠政

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

縫殿助康俊

豐後守康

紀

遠藤但馬

守

片桐主膳

正

石川主殿

頭

小笠原秀政亦恨爲監軍所誤。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子得我心。初忠朝父忠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家多費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忠朝曰。且實之兄氏。以俟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曰。既辨之矣。及在大坂。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軍曰。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蒔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郷。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稻垣

蒔田權之助  
土井大炊頭  
酒井雅樂頭  
大隅守忠純  
秋田城之介  
六郷兵庫頭  
仙石越前守  
丹波守康長  
左衛門尉家次  
稻垣藤助  
小野隼人

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恟懼。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爲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眞田幸村陣茶白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



正 秀賴親將繼之  
 青山因幡守  
 越中守定綱  
 何謂大兵住吉  
 誅奴輩何以鎧爲  
 騎左重右高木主水  
 正 阿部備中守  
 內藤若狹守  
 安藤對馬守

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白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舍輿穿鞵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爲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關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謁道傍將軍甲而不胄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疇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首肯曰今日剪滅之本多正信筭

柿蒂衣團扇  
 拂蠅而過  
 可謂佳癖  
 植村出羽守  
 板倉內膳正  
 豐前守勝永  
 閻羅廳  
 明石掃部  
 飛驒守成重  
 伊豫守忠昌  
 昌後越前  
 宰相

與從焉柿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日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至前部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餐立而食之一人捧餐一人持胄食畢而胄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鬪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荻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進鐵



大屋作左  
衛門  
信濃守忠  
修  
大學助忠  
眞  
澁多見縫  
殿  
稻荷  
安積覺兵  
衛  
安藤帶刀  
住吉  
天王寺  
川場  
勝臺

過乃左奮槌。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尸上。扞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終死之。其長子忠修死於攢槍下。少子忠眞被創欲死。其臣澁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稻荷。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榊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令至。督衆返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綏而北。大番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

面目黑者東兵

茶白山  
岡山  
忠直先登第一  
若狹守忠  
高  
月樓  
丹後守高  
知  
仙石宗也

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顧後。我軍乃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茶白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爲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幟城上。是爲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燄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君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其烟。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



毛利甲斐

守

高槻

備前島

傳法港口

加藤式部

少輔

和泉守乘

壽

吾復捷矣

金森出雲

守

右衛門大

夫正綱

吾復有十四

歲乎

發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牀。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白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

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窘步亂

堀内主水

坂崎出羽

守

木村權右

衛門一作

米村

安藤對馬

守

石川八左

衛門

加加爪甚

十郎

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觀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啓前將軍。前將軍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啓將軍。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備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備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以萬石。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



大戰後當雨

長曾我部  
宮内少輔  
伊藤丹後  
守  
青木民部  
少輔

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  
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  
前將軍領之。即日午時。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師。  
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  
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將  
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  
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尸于  
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  
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磔大野  
道見于界浦。大坂將伊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  
前將軍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  
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

岩佐右近  
古田織部  
正  
庶子爲式  
部興秋

金馬

內記政勝  
作政朝誤  
右近將監  
忠真

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  
細川忠興。庶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  
忠興賜之死。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前將  
軍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日之  
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公。兩公收  
大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銀千枚者各二。六月。賜  
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而  
殷富如故。十五日前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  
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  
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違教旨。輕自接刃。故不賞。後封郡  
山。遂移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  
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封。榊原康勝。瘍劇



式部大輔  
忠次  
藤田能登  
守  
宮内少輔  
忠雄  
左衛門督  
忠繼  
樂復故

而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衆屬於賴宣。責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寡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至次年成婚。閏月十一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鉞。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羣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

新式十三條

朝廷式十七條  
二條關白

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略曰。天子宜因寬平遺誠。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于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典。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至江戶。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信濃。寢驕縱。嬖善擊鼓者花井某。遂委之

花井主水



血槍九郎  
信政

政事有三將。驟諫不聽。乃訴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坂夏役。行至森山。從兵與將軍牙騎鬪。殺三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前將軍召忠輝。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弟。在吾在時。如此。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驒。遂遷信濃。卒。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大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途

出羽守少  
將義光  
駿河守家  
親

大藏大輔  
義成

二年

經伊豆泉頭。以為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察諸國。三年。一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明春正會。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將軍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為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為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



成瀬隼人  
正  
安藤帶刀  
中山備前  
守  
太政大臣家  
康茂  
式部大輔  
康政  
七郎右衛門  
門清政  
清定  
照久

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歔歔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誠以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瀬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勛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卹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榊原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

膝以絕。將軍因使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戶來。次日祀焉。柁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廟。以為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為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為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畋。以問疾苦。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



一弋于囿。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  
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籩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池。  
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  
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為天下。公大悟。拋刀而入。遂  
釋前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  
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  
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間。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  
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  
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卒也。且其  
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  
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  
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釋曰。汝宰我家。

鈴木

是亦賈駿馬  
骨之類矣

神谷

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耻好義  
者。將日趨柔媚。知耻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  
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  
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忘私。獎勵士風。汝輩  
何不類焉。又嘗諭將軍近臣。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  
心。宜留思焉。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  
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  
偏大則蹶其根。猶鷲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  
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  
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  
可不懲毖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  
浚民膏血。盈之府庫。日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

大賀  
大賀彌四郎



國事皆因泰  
衡之舊

者必以舊法爲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奧見源賴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陲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爲虛飾。鐵可以爲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耆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所變更。譬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冶工。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絕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

五年  
收福島正則  
封  
伊奈圖書  
助  
鳥居左京  
亮

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爲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銚。使中人而難拔也。請效之。公顰頰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銚。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爲今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仁且義。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誠以綏撫天下。五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橫。嘗殺公人伊奈。今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戶。第傳命放之。津



三家  
左近將監  
宗茂  
下總守忠  
明  
城代  
六年  
京橋  
玉造  
大番頭  
七年  
伏見奉行  
八年  
女御和子  
田中兵部  
少輔  
源五郎義

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爲三家。諸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爲鎮府。遣勳舊一將守之。稱爲城代。六年置京橋。玉造兩成。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成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氏無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爲老中。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

俊  
上野介正  
純  
佐渡守正  
信  
正純嘗有斬  
父之請  
帶刀直次  
天野三郎  
兵衛  
有馬修理  
大夫  
大久保相  
摸守

以鎮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貺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沒。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爲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幸。乃棄封出亡。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冤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也。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忠隣之冤。世亦以爲正純父子所。爲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都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



三彌正重  
左衛門尉  
九年  
三位宰相  
越前忠直

寬永元年  
三位中將  
越後守光  
宰相伊豫  
守越前忠  
昌  
四位少將  
出羽守直  
正  
本多飛驒

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覲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爲正三位大納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參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無辜幕府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荻原刺髮號一柏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以不能馭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正皆有功於大坂之役忠昌封于河中尋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正初支封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柏之敗本多成重復歸幕府列爲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覲九月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

守  
駿河大納  
言忠長  
前田肥前  
守  
四年  
七年  
明正天皇  
伊達陸奥  
守  
島津大隅  
守  
八年  
少老職  
老中  
九年  
台德公薨葬  
增上寺  
下野守參  
議忠郷

忠長並累遷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中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四年蒲生忠鄉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除以白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爲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爲少將信綱爲侍從皆不敢拜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葬于增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台德台德公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權至微細事無不咨



中務大輔  
忠知  
加賀守長  
重  
酒井讚岐  
守  
伊豆守信  
綱

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大久保忠隣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啻直政。正信而忠吉亦躋忠隣。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旦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

利  
備後守忠

時。必變容隕涕。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爲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倣東照公。而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爲傅。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爲側用人。公又以爲傅。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爲不可。卽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



大目附  
 新太郎少  
 將光政  
 武藏守侍  
 從利隆  
 宮内少輔  
 宰相忠雄  
 相摸守少  
 將光仲  
 美濃守侍  
 從忠政  
 加藤肥後  
 守  
 越中守三  
 位參議忠

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愕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答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六月徙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嗣徙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公女適大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于出羽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貞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島二氏遺胤召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

興  
 右近將監  
 侍從忠眞  
 信濃守長  
 次  
 東照公供糕  
 定兩孫嫡庶  
 忠長銃城濠  
 覺

將軍爲世子時內外流言有幕府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往駿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座忠長欲踵升公曰叱叱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糕公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世子爲大納言在西城城濠多覺忠長手發銃獲一覺焉以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宰之俟台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公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元和中封甲斐寬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既而驕恣失驩於台德公公擯之就國及公有疾畋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爲請召見之不許及公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

駿河大納言



安藤右京進  
大番書院扈從  
十年  
山城守侍  
從堀尾忠晴  
十一年  
京都町奉行  
十四年  
島原之亂  
京極少將  
若狹守忠高  
十五年  
禁耶蘇教  
十六年  
大老職  
十七年

怒無常。於是將軍既除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悅。次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征夷府。府兵是時有大番及書院。扈從兩番更成駿府。十年，堀尾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三年，亦無嗣，收封，召其胤子，賜播磨地六萬石。十一年，將軍入朝，進從一位，遷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月，故小西氏餘黨以耶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軍下教西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遣松平信綱，命水野勝成贊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至，城陷，誅賊渠率十餘人，斬首四萬，申耶蘇禁於海內。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爲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軍生長

十八年  
勘定奉行  
胤子刑部  
少輔高和  
板倉內膳  
正  
二十年  
後光明天皇  
正保元年  
二年  
慶安四年  
大猷公薨葬  
日光山  
松平伊豆  
守  
水野日向  
守  
生駒壹岐  
守高俊  
四代將軍

子家綱是歲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內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爲後光明天皇。天皇正保元年，將軍生二子綱重，後爲參議，封于甲斐。二年，生三子綱吉，後爲中將，封于館林。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葬于日光山，贈官位如前代。諡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台德公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爲明將，宜速定儲貳焉。戒其僞，傳曰：必求其子類己，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



嚴有公  
右衛門大  
夫正綱  
大河內金  
兵衛  
甲府宰相  
三位左馬  
頭綱重

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刀。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爲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

三四郎廣  
宣  
大和守廣  
之

堀田加賀  
守  
太田備中  
守

酒井讚岐  
守

發之口。遇有黜陟之議。輒曰。某貌如此。性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爲側衆。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條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而退。更相告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故。皆見寵任。皆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下風習漸趨奢侈。往往不能自給。台德公之薨。頒賜遺金。又周加其俸。婚嫁喪葬。概皆得貸於官。而猶告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教。盡召麾下士人及諸吏。衆皆謂當有慶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手巾約額。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卽明日有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莫能仰視。酒井忠勝在



青山伯耆 守 因幡守宗 俊 加賀守忠 季 出羽守忠 任後加賀 守 四位中將 會津正之

側。颺言曰。諸君恃仁狃恩。忘奉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心服而罷。已而下令。諸士子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給俸。又置新番。以大番子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疾苦。數舉賑恤之典。台德公時。青山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面諭曰。自吾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駭不爲意。使之死配所。今悔無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又賜大久保忠季。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鎮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

信綱捕乳雀

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爲其最焉。自公爲世子時。信綱忠秋爲侍臣。公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譟然有聲。將軍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覩雀兒愛之。竊來捕也。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將軍出視朝。夫人憫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吐囊口。以餒啗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信綱警敏。絕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



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聖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衆稱其敏。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為。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照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會約。封我百萬石。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

事見卷之二十一、十三葉裏

井伊直孝燒伊達政宗印信

政宗曰。老夫誤矣。因笑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羣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焉。勝重為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台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公嘗有疾。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重宗答書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稽緩。公覽之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俟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一心。概如此。忠勝直孝相踵為大老。信綱忠秋自少老進。老中而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正之為台德公。孽子。公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

問之蓋侍者在下坐迎忠勝問之也對曰者忠勝對侍者之問也



保科正之墓  
章職  
保科肥後  
守

家職用葬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鄉。羣騎散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番衆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耶。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羣騎至。索將軍。問之僧。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已。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屬世子家綱。世子襲職。甫十一。天資仁恕。

明曆三年

時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補佐幼主。不敢為慶讓。以俟其長。大納言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三年。江戶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略盡。物情恟然。信綱。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辨。忠勝等協議。盡罷諸侯。就國。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既而親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各第。禁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葬于寬永寺。諡嚴有。自是之後。寬永。增上二寺。為德川氏瑩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葵章焉。天恩苟欲酬微勞。伏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將軍。父廣忠。正二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公。偕獵于上野。使土井利勝

嚴有公



建大光寺

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  
 建一寺曰大光以奉詔書與參河大樹寺皆准勅願寺台  
 德大猷二公益敬祖先以故後嗣以親拜兩瑩為常務如  
 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詣日光廟以為  
 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將諱綱吉自館林入紹職二  
 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納言諱家宣自甲斐入紹職四  
 年薨諡文昭世子諱家繼襲職四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宣  
 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厲精為  
 治多所釐革天下號為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  
 六年薨諡有德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惇信世子  
 諱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嚴有公  
 叙任官位概有常例為世子時叙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襲

常憲公

文昭公  
有章公

有德公  
惇信公  
浚明公

大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內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  
 薨贈正一位大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  
 叙任如源氏足利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  
 言始初有德公為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  
 祿其二子不復建封土給廩粟十萬石賜第于田安一橋  
 惇信公又沿例祿其一子第于清水皆為省卿及浚明公  
 無嗣今公自一橋入為世子名家齊實有德公會孫及襲  
 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  
 終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內  
 大臣於是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  
 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  
 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文恭公

慎德公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眞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羣雄碁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耶。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

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勳奮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立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立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



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羣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駭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勅敵百戰。爭鋒寸壤。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

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隨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大尾

跋

舊本日本外史磨滅將改刻社友橋  
本大路校姓名官爵及通稱其未詳  
者略俟後日余作標記間附評語揭  
諸欄外便覽者刻已成使余跋憶山  
陽先生所最親爲小竹翁々有著必  
先質先生先生有著亦然而余常來  
往于其間此書之成先生自携訪翁



々置酒屬觴賀其成功而余陪其筵  
 先生余師也翁余岳父也當時情景  
 猶在目而二翁逝既久矣其書梓木  
 亦磨滅余老可知也執筆不堪今昔  
 之感遂書以代跋

元治改元甲子孟冬

後藤機撰  
 義子敏書

大正二年十月十一日發行  
 大正三年八月十五日發行  
 大正四年九月十三日發行  
 大正七年三月十四日發行  
 大正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行



原著及增補者  
 相繼人兼著者  
 作權所有者

京都市下京區新門前大和路東へ四丁目  
 松原町三十一番戶

賴龍三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三河町一丁目五番地 水野慶次郎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鎌倉町三番地 百目木智璉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鎌倉町三番地 共榮舍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三河町一丁目

水野書店

電話神 一八〇八番  
 接番口座東京三三四二番



